

脚 印

張少峰 著



3 0528 3859 0

北平震東印書館印行

見面語

1

脚印，這本集子，已經離却母體而產生了，當牠初次出世與讀者見面時，我代表牠和讀者說幾句話：

牠爲什麼叫脚印？因爲牠是我這一年來，在如泥土般的惡劣的社會上，所行動而踏下的脚印，把這些脚印從泥土般的惡劣的社會上，搜移下來，集成這本集子，所以命名爲脚印。

脚印出世與讀者相見了。社會上的人們，可以數着脚印觀查出我生平所遭遇的事蹟，所經歷的痛苦，更可以脚印作讀者前車之鑒，凡我所經歷

失而敗的脚印，躲出去，找着我成功的脚印，踏着前進。所以脚印可以作讀者處世之寶鑑。

脚印算不得什麼文藝作品，而我更算不得什麼文藝家。作脚印的目的，既如上叙，更盼望讀者也以我所說的脚印出世的目的去讀脚印，那麼，與讀者多少有點益處。若拿着脚印爲當代名家小說，——如魯迅，郁達夫，的小說讀，那白耗費讀者的時間的責任，我可不負。

草此幾句話，作脚印出世的與讀者的見面語。

一九三十，八，一日。

張少峰，寫於北平。

857.63
310.47

脚印目錄

鴿塚	二八
愛的矛盾	四三
大明湖畔	六六
雪夜的回憶	八二
醉後的瘋語	一〇五
愛的波浪	一三三
大鐘寺的冬夜	一四二

大理石神像……………一六一

鴿 塚

鎮山觀是X縣境內夙有風景佳麗之稱的一座古剎，在仰廬山的山谷內。該地環抱着重山峻嶺。鎮山觀，即位於羣山環抱中，東北有一小口，羊腸小道，崎嶇不平，兩邊峭壁懸崖，聳入雲際，而參差不齊的凸出凹入的巉巖礮石，如虎豹的張牙舞爪，如鬼魔的猙面獠孔，如老人的樞僂，如孩童的哭笑；使人行走於其下，彷彿進了陰曹地府，瞧見十八層地獄，慄慄得手脚起了瘧癩，齒牙發了哆嗦；聲音來了顫慄；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難過。」的險要。

1

錢銘君從午刻直走到太陽昏黃的時節，纔奔走到鎮山觀的山門前，只

見那山門半掩半開，寂靜得就像死了一般，除却在寺院瓦楞上飛來飛去的鴿子的翅膀振動的聲音外。

他週圍用眼睛似圓規般畫了一個圓圈，週圍都是矗立着峻山巔嶺，上面滿長着些翠綠色的矮松。白浩浩地濃雪從各個山巔空間，一股一股的沖出來，向各個山腰上繚繞着，週圍着數道白光，彷彿是根白綢帶週圍環綁着那些山腰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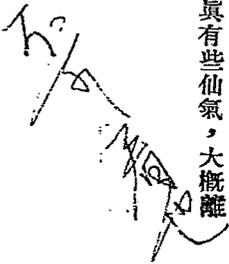
山內的空氣，也真清爽得很，使人吸進腹中，好像夏天炎熱的時節，吃進冰淇淋一樣的痛快。他嘴裏不住的嘆息，這真是隱士仙人所居住的地方！另有一翻天地，恰似他飛上了月球，進了廣寒宮的樣子。他欣羨得忘了現在，浸潤到神話史內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的迷夢中，幾乎他立刻變成了射月的后羿。

他定了定神，款款地走進山門內。散停寺院房頂上的和散跑在山門內的院子裏的一些鴿子，都驚慌着四外飛跑了。在他走進第二層門的跟前，裏面出來一位老道士，已經曉得有人偷進他的山門了。

「誰？誰？」那老道士厲聲的問着。

「是我，來遊逛貴山院的。」他瞧見那個老道士了。老道士雖然老，然而，他的軀幹却很魁偉，脊背挺直的，不用拐杖，走得脚步極穩，發出噤噤地的聲音。臉上都到處都有極深的皺紋，深得彷彿是刀鑿彫刻成的；嘴的週圍，都在銀白而細密的鬚鬚包圍中；兩隻陷入眼眶中的眼睛，發出灼灼地光來，在黃昏時節，令人望之生長。這老道士，真有些仙氣，大概離脫凡骨成仙的時期不遠了吧？

「先生，來到敝山院作什麼？」



「……………久慕貴山院的風景，特來瞻仰瞻仰。而且，久聞貴山院內呂祖仙師神明異常，特來占卜吉凶的。不幸天色已晚，可否在貴山院內住一宿，以便拜佛和遊覽。」

「可，可，敝山院極願招待遊山逛景的客人。先生，何用這樣客氣呢？」老道士說着替他擎着在他手中的提匣，在面前領路。

「這山院內的廟宇和佛像，並不十分多，正殿是一座七間的大殿，內有三尊的佛像。這左右還有四五處偏殿，裏面有的是關帝，有的是觀音，有的是東嶽，有的是呂祖仙師。在這正殿的後面，有一條深到數十丈的大溝，叫着仙人溝，上面駕着一座石橋，叫着迎仙橋。在這橋後，紫靈峰下有參差不齊的三個石洞口，這就是貧道的住的地方。」老道士嘴裏說着，手裏指着，腳向前走着，已經來到了三個石洞中的一個石洞口外。老道士躬

了躬腰，提着提匣先走進去。錢銘君也學着他躬了躬腰隨着走進去。洞內的地方不十分大，有兩舖土坑，上面舖的些被褥，却很清潔。正中的磚台上，供奉的一座漆罩金的神像，面目非常的猙獰，左手中舉着一把短劍，兩隻眼光似蚌殼裏的明珠，雖然，桌上已經有了兩支臘燭的光輝，竟退遮不住牠的兩目的灼灼之光。他從那神像的衣服和臉目，猜想到這大概是吃鬼的鐘魁像？

老道士進了洞，便坐在用草繩扭製的高而且厚的墊子上，喊進來一位小道士，吩咐他去預備晚餐後，笑着向錢銘君說：

「先生，貴姓？」

「姓錢，名銘君，廣陵集上人。」

「你來到敝山院是第一次吧？」

「是第一次。貴山院師父有幾人？」

「一共三位，還有二位徒弟。大徒弟是光緒年間投進來的。這小徒弟今年正月纔收進來的。我是同治年間進到這山院。現在我老了，也不得不收幾個徒弟，接續這山院的香火。」

小道士送進來晚餐，擺在坑上小矮棹上，四盤素菜，半多是豆芽，豆腐，豆腐干，豆腐皮，之類，還有四碗素麵。老道士摩着鬚鬚笑道：

「我們出家人，都是吃素。先生，海涵些吧！」

「不，我也很願吃素，況且，我這次到貴山院，是爲給我母親求福壽的，在沒有拜佛像之前，理應先齋戒三日。」

他正在和老道士談話的時節，從洞口灣着身子又走進來一個道士，年約四十多歲，滿臉都掛着些烏黑的鬚鬚，臉上的顏色，有些黝黑，黃白參

半的頭髮披在他的兩肩上，穿着青皂布製的道袍，跣着雙足，雙目發的光，尖銳而鋒利，但滿溢着憂奮和傷恨的情懷，使人瞧見陡然憶起瘋人院的神經病者。

「這是誰？師父。」那道士說話的神情很傲慢的。

「這是遠來的客人，姓錢，——來問呂祖仙師占卜吉凶的。」他忙起了坐向那道士作了一個揖，那道士也急忙還他一揖，互笑着坐下。

老道士和他的兩個徒弟同錢銘君開始吃飯了。

是夜，錢銘君由老道士領着進了呂祖廟內，殿中已經燭光明亮地，呂祖的神像，委實塑的巧妙，眉目就像生動似的。香爐旁邊設着一筒竹籤，他在左右牆上望了望，牆上滿掛着籤語。那個似有精神病的道士，坐在神案右邊草繩子扭製的很高厚的草墊子上。閉着眼睛，守着一個似鉢形古

銅磬，手內抱着似龍頭般的樹根彫刻的木樞。那老道士也同樣的坐在神案左邊的那個高厚的草墊子上，也閉着眼睛，守着紅洞洞地個大木魚，手內抱着一個桃形的大木樞。他倆人的打扮的樣式，表現的姿勢，使人的腦筋退化到神話中的呂祖身前的王半仙。

錢銘君恭恭敬敬地，把整捆的香在神燭上點着，插在香爐內，一股輕煙，直冲殿頂，彷彿格外有生氣似的，繚繞在殿內柱梁間。他跪在地上紅色氈墊上，很恭敬的叩下四個頭。他心裏正在將自己懸念的事，請求呂祖仙師說明吉凶的時節，「噓噓」「噓噓」的兩聲從右邊耳朵上振動起，接着又聽見「哪」「哪」「哪」的聲音冲進左邊的耳朵來，又緊接着聽見了。

「南……………彌……………無……………佛……………普渡……………」

他曉得老道士和那似神經病的道士，爲他祝禱而唸經了。他仍然默唸自己懸念的事，以求呂祖仙師保佑：

「呂祖仙師！徒弟錢銘君，父親失落，至今已十有九年，母親終日渴念，漸染成疾，囑徒弟前來懇求祖師施法力保佑母親病早愈，並速令父親早早歸家與母親團圓。」他禱祝畢，捧着籤筒搖兩搖擲出一支籤來。

第三十五籤 中下

悲歎離合生前緣	枯井何能來甘泉
痴男怨女因佛離	父子晤見神仙前

籤紙旁邊還有一行小字，但黑色模糊，難以認識清楚，籤語雖多不解，總之，他斷定此籤不甚吉利。他想到他母親病的無望，暗暗地落下幾點

眼淚。

鴿子咕咕地亂叫，洞內的老道士蠕動着，錢銘君也掛着起來趕路，忙爬起來找衣服穿。老道士一方面穿着他的道袍，一方面向錢銘君說：

「先生既來到敝山，何不乘着早晨往山上遊逛，瞧山中之朝景。呵！山中的朝景，真秀麗的很。」

……呵，師父！我昨天掏出那一籤來，仿佛母親病勢不好，所以我也無心遊玩，昨夜心裏焦灼的很，一夜連眼皮也未瞌，我很想趕早回家去。

「老道士哈哈地笑了一陣說：

「先生，人生禍福，本是前定，「禍」來何必哭，「福」來何必喜。老夫人年已五十，已到衰老之期，豈戀戀不捨所能挽回耶。你既來敝山，安有不遊逛之理。我昨夜已命小徒弟到下邊找個山轎來送你回家，你自己行

走，恐得七天。此時尙不能回來。你隨我到後山上瞻望瞻望敵山上的古蹟。

錢銘君喘了一口粗氣，無精打采的隨着老道士蹣跚着上了後山，在後山的半坡上有一塊斜坡形的石巖，上面有手脚攀接的印痕，深入石內寸餘，彷彿是天然鑄成的，絲毫斧刀的痕跡也尋不出來。老道士就從此處往上爬，爬着說着：

「這是上天梯，是一位仙人脫了凡骨，從此登到天上去了，留下的手脚的印跡。他隨着老道士爬在上面。那老道士，雖然年近古稀，但爬山却爬得快，兩條輕健的腿就像猿猴一般，他在後面幾乎追隨不上。他不覺暗暗納罕，不多時，已經爬到山頂了。

山頂上有一座龍王廟，廟內的院中用方磚壘成不規則的形狀的花牆，

花牆間藏着山的極高峯的巖石塊彷彿泰山的頂相同。站在巖石塊上用眼越過廟內的紅牆向下望，淡雲輕霧，一朵一朵地，千朵萬朵，繚繞着籠罩着山下的寺院。他低下頭瞧了瞧，在廟的窗櫺內和他自己腳底下，老道士嘴裏眼裏都沖出些淡雲，這是使他永沒有瞧見的奇異的景象，使他感覺自己彷彿成了神仙駕着雲在半空中遨遊。

他正在那裏咀嚼山頂上的雲景，忽然起了一陣風，送來極響亮的短笛的音樂。那音樂的聲音，因為山內的回響所激撞，所以吹出來的字音就像洪鐘一般的響。那奏的曲子，他雖然不曉得名稱，但覺得非常的淒涼，如婦人的哭訴，如猿猴的號吼，如戰場的衝鋒的兵士們所吶喊。他心裏很奇怪，在深山之中，這是那裏來的音樂？何人奏出來的這種悲哀的曲子？

老道士很傷感的說：

「你聽，我的徒弟又在那裏哭泣了。」

「你的徒弟爲什麼哭泣呢？」

「噯！他有難以說出的隱痛。」老道士說着導引他走到山的東坡，山的東坡上小松樹長的密密地，滿樹枝上都落着些鴿子，在那裏，咕咕地亂叫。在小松樹的中間，矗立着一個高有一丈的塚子，隱約着前面有一座白石碑。他說：

「這是誰的墳呢？」

「不，這是仰虛山的鴿塚。」老道士又走上前面領路，直走到鴿塚週近。從小松樹裏走着二位道士來，望了望他倆人，順着山東坡的盤道走下山去，四五个鴿子都落在他肩上，他好像不知道似的，肩着那些鴿子只顧往前走。

老道士和他已經走到白石碑的跟前，是一座三稜的白石碑，背面有寫着厭世道人斐龍立，正面便寫着仰廬山 鴿塚。在碑座上刻着幾句詞詩：

鴿子！鴿子！

爾生也我哺養，

爾死也我埋葬，

五百年後，

有人到此，

寧不笑我狂佯；

狂佯！狂佯！

唯有爾等知我心腸！

他讀完了後，不解其中的意味，心裏暗想：一個鴿子死了，是件極平

的事，還埋葬他幹什麼？爲什麼又埋葬到這樣高的塚子？還有這樣的雄壯的白石碑，這樣的慷慨悲哀的詩詞？一定有一段原因在內。他坐前面石墩上向老道士問道：

「爲什麼鴿子死了，還要埋葬呢？是誰埋葬的呢？」

「就是時纔從這盤道下去的那個道士，我的徒弟悲龍所建築的鴿塚。」

「噢！他……就是昨天晚上所聽見那位師父嗎？」

「對了，就是他。」他暗想：昨天晚上我瞧他就有些瘋癲，是受有神經病者。果然，他竟有這樣稀奇地鴿塚的建築。時纔在山上聽見他在這裏吹短笛，彷彿是哭泣，他恐怕還有哭鴿子詩吧。他不覺心海裏暗暗笑了一回，又向老道士說：

「你徒弟爲什麼埋葬鴿子呢？」那老道士喘了一口粗氣，蹲下身子坐

在他的身旁另一石墩上，說：

「我……我這個徒弟心裏有一段隱情，也可說是他犯罪。他因為犯了罪，受了良心的責罰，纔投入仰廬山作道士。他每天晚上必向佛的面前祈禱，超渡他自己死後免去在陰曹地府受罪。這鴿塚也是他愛及萬物的意思，不過，這些鴿子也是引導他犯罪的一種証具。」

「他是個極聰明的極俊美的少年，在他十八九的時節。他從小沒有了父親，只有他母親和他姐姐伴着他。他從小便入他村中的鄉塾，天資聰穎，在十八歲的時節，便進了秀才；二十歲的時節，中了舉人。在他那種靜的山村中，居然有了他這種才貌出色的人物，所以滿村中的富戶，都要爭着把自己的女兒，送他作一品夫人。」

「他的性質很奇怪，對於滿村中所提出來的要送他作夫人的女孩子，

——委實也有容貌艷麗的，學問高深的，財產富豐的。但他唯一的回答，是拒絕，拒絕唯一的方法，宣言自己要永遠不娶。他的母親已經年要到五十多歲了，抱孫心切，所以常常勸他，拏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話勸他。他依然執迷着不聽。最後，他母親愁悶無法可想，就決定主義要叫他姐姐作委婉勸解他的人，因爲他姐姐從小待他最好，他聽他姐姐的話，比聽他母親的話却見效。

「他姐姐的天資，據他說比他却聰明，十幾歲的時節，就能出口成章，下筆千言；容貌，據他說也嬌艷的出奇，在他左右的鄰村中都號她爲西子美人。」

「他姐姐大他六歲，在他二十歲的時節，他姐姐已經二十六歲了。因爲他母親親愛她，就像愛古董頑具一樣，不忍賤價賣出去。所以，她雖然

身量不高的，大子也長得美，不比他姐姐美了。

乙處了。

到二十六歲，還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作暱的處女。

「他姐姐性質特別的安靜，終日的工課，除去侍候他母親和他的飯食以外，教養着一羣鴿子，在院教小樓上房椽底下的窩內。她也真能幹，把那羣鴿子教練得就同人一樣，個個非常的知靈，不只是和普通的鴿子，只能做傳達書信之用，她的鴿子能替他啣筆，舖紙，作她的書童的役使。」

「你瞧，我這寺院的鴿子，還有些是她教練出來的。」

「他姐姐自奉了他母親的命，作勸解他的事以後。他姐姐越法和他親近了，除去和他在小樓上兩人作書下棋外，便是教練鴿子，哺喂鴿子。他因為他姐姐酷愛鴿子，所以他也酷愛鴿子。他姐姐索性把教練鴿子的方法，都傳給他。他姐姐說：「我看世界的動物，連人也在內，只有那鴿子可愛，誠實，勤勞，並且那灰白色羽毛，既不華麗，又不粗俗，艷而潔淨

俊而幽雅。我最討厭那虛偽，惰懶，崇尚華麗的人們。弟弟我愛你，我希望你變成小鴿子。」在他們談笑中，他姐姐常常這樣說。

「他平素對於他姐姐的話，是不違背半點，但是，他姐姐一提起他的婚姻大事來。他向來玩皮的笑着說：「姐姐，二十六歲了，還沒婆家，都不着急，我剛纔二十歲，急什麼，我等姐姐出閣後，我再結婚。」他姐姐一聽見他說到她的婆家的事，就非常的羞怯，臉頰上總覺紅熱的，不好再往下說了。這就是他姐姐作難的地方，也就是他利用這一點去擋他姐姐開口的法子。

「有一天，他正在樓上房椽下哺喂小鴿子。他姐姐在樓門外走上站着。她瞧瞧他今天特別的高興，所以，乘着這個機會問他：「弟弟，我要你立刻回答我。母親對於你的婚姻事非常的着急，囑咐我徵求你的意見。」

現在，有一位姓李的閨女，年僅十六歲……容貌……。」他不等他姐姐說完，又腆着臉頑皮的笑着說：「姐姐都不着急，我作急幹什麼？……」他姐姐的臉上馬上變了莊嚴的顏色說：「弟弟，我屢次問你婚姻的事，你總是攀攬上我。你這次不正當回答我，希望你從此不再理我？……」他聽見他姐姐說了這樣決斷的話，臉上陡然變成紫紅色，兩隻眼睛瑩瑩地垂下淚液。「弟弟難過什麼？這是你的事，你願意就說願意，不願意就說不願意，難道你自己婚姻事，別人能強迫你嗎？」他越法哭泣起來，用手掩着臉，進了屋子內，他躺在他姐姐的牀上放聲號泣起來，聲音很悽愴，彷彿肚子裏有很大的怨屈，要傾盆而下的樣勢。此時，他姐姐心裏也頗有點懊悔，不應該這樣逼他，進了屋子內，走到牀前用手去拉他：「弟弟，你不要難過，我從此再不勸你了。母親，不過，爲你漸漸大了，怕

你受委曲。况且，他老人家，已經五十多歲，眼見就要就墓，希望有個孫子，在他未死之前瞧見，所以纔囑咐我勸你。」他姐姐說着心裏也來一陣淒涼，不覺也暗暗地灑下些眼淚。

「自從那日以後，他就漸漸地病倒了，臥在牀上，終日哭泣，問他，他也不說什麼，飯食不願吃，晚上也不願睡，不到半月，臉上枯黃起來，先前的英俊的少年的風采，減去不少。」

「他姐姐終日作他的看護，在每次吃飯的時節，他姐姐百端哀求他，他纔略吃一點。他母親因此也憂悶病了。他姐姐也是日夜愁着，各地方的醫士都請遍了，總是無多大効驗。每次取回的藥，假使叫他瞧見，他都倒散在地下。即是煎好的湯藥，除非他姐姐哀求好幾次，他總咬着牙齒不下嚥的。猜他的意思，彷彿願意早早死去，他把「生」認着很大的痛苦

。把「死」看成極樂的天堂。他常常想着向他姐姐說：「姐姐，我是不用的人了。我死了便是我的幸福。我活着終有一天犯罪，留下遺臭萬年的壞名，壞了我們書香的家聲，與姐姐……」他想到這裏，便放聲痛哭起來。

「他姐姐，對於他受病的原因，總是找不出來，是精神病吧？他一點也不瘋顛，是瘟病？是傷寒？那種病狀絲毫都沒有？是癆病吧？有點像，但是，如果，他正經調養也許能好的。他爲什麼故意的，不吃飯，不睡覺，哭泣，自恨，憂傷，盡量作踐自己身體呢？」

「有一天，他姐姐乘着沒有人在他眼前的時節，坐在病牀上，握着他的手向他哀求的說：「弟弟！除了父母親愛你以外，愛你就是我了。你這次病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你不叫別人知道，難道還不叫愛你的姐姐知道嗎？」

重」一句話，你就死了……也得叫你姐姐知道，你爲什麼死的……。

「他姐姐俯在他身上也放聲痛哭了。他停了五分鐘的時節，喘了一大口粗氣，說：「我不能告訴出我爲什麼病的，直至於我死。委實使我沒法告訴出來，也不好告訴出來，我知道即便告訴出來，也是無用的……而且……。」他兩隻眼噙着將落下在兩眼角中大淚珠，緊握着他姐姐的手。他姐爬起身子來拭拭眼淚：「弟弟！你有什麼話不可告訴我？你不是常常說和我最好嗎？最好還不能告訴嗎？世界上的事，在我沒有認爲不能辦的，只要和於情理便可。弟弟，今天你非說出來你爲何病的原因不可。我……。」他姐姐緊握着他手推他。此時，他兩隻眼精似瘋狗般的兇惡，睨視着他姐姐，在五六分鐘後，似餓虎撲食一般爬起久病瘦弱的身子撲在他姐姐身上，摟抱着緊緊地不放手，嘴裏喘吁吁的說，「姐……姐

「……我愛你……呀……」說完後，兩片嘴唇撲吻在他姐姐
嘴上。

「這種舉動真出乎他姐姐夢想不到的事。他姐姐陡然想起禮記，四書……對於他這種違背倫常的動作，含危險性的激劇的動作，不能不使她表示一個充分的抵抗。他姐姐奮怒着用力推下他的雙手，跑到牀邊那把椅子上坐着，嘴裡正想拿出什麼禮來，什麼義來，去規勸他的時節。他忽然瞧見他的黑眼珠疊上去，睜露出白眼珠來，嘴裏不住的喘息，而鼻子有些煽動。她馬上慌張起來，跑上前去，摟着他「弟弟」的亂叫，二三分鐘後，哦的一聲哭出聲來，此時，他姐姐海腦裡又轉變了一種思想，他原來爲了愛我，病到這樣。姐姐和弟弟的「愛」，世界上不允許發生的。所以他把愛我的熱烈的情火隱藏在心海裏，即便她怎樣在裏面燃燒，不能說出

來。我若不問他，他即便死了也不肯說的。現在，我知道了，應當怎樣處呢？我愛他呢？這禮教的範圍內是絕對不允許的。不愛他呢？他的病就沒希望了。見人將死，尚不可不救？況且，他又是我的胞弟，父母親只有他一人接續黃門的香煙。我忍得看見黃門的香煙斷絕嗎？她忽然想着向他灰白帶淚痕的臉頰上去吻上自己的嘴唇，但是，煞那間，許多的禮呀！義呀！恥呀！纏繞着的她的心神，使他忍不下去。她返復的思索，為弟弟的病，為黃門的香煙，只有犧牲他自己的身體，靈魂，去安慰他垂死的弟弟。

「他鼓着勇氣把自己鮮紅的嘴唇送在聳動着兩肩在床上哭着的弟弟嘴唇上。任他吮吸着，任他擁抱着，任他擺佈一切……什麼禮呀……什麼義呀……什麼恥呀……什麼呀……我只知我為的弟弟，為黃門的香煙，我作的是世界上充明正大的事。」

「在她久病的弟弟，好像久旱的枯苗，快枯垂死了，驟然來了一陣甘雨，漸漸他抬起脖頸來，向「活」的方面走着，飯也願吃了，晚上也睡着覺了，終日和他姐姐微笑着。他母親也暗暗地唸「佛」，

「總算黃門有後吧。」但她永不知醫治她兒子的病的大夫，還是最親愛的女兒呢？

「兩月後，他的病完全愈了，不但，能在屋內行走，並且又走到房椽下仍舊哺喂小鴿子了。一段病的風波，可算告終了。但經幾天後，一個很不好的消息傳到了。他姐姐失蹤了！臨走的時節，曾留下一封信：

「親愛的弟弟：

你看了我這封信的時節，我已經死去了。我不得不死去，因為我
和你……………以後，腹內便有異樣的變化，恐怕是……………。這種

危險的變化，只好逼我死了。我勿所掛念，請你正當向前努力，光門耀祖，愛護老母親和那一羣鴿子，這是我死後所掛念的事，敬請

痊安

愛你的姐姐碧園遺筆 三，五。

他見這封信，便痛昏過去了，他知道他姐姐的死，是他逼成的。他此時已經曉得他先前所作的是犯罪的行爲，是辱污神明的舉動，禮教中的賊子。他懊悔到萬分？所以他從此決定伴其老母死後，遁入深山中，求神仙超渡他，免除死後，在陰曹地府內受罪遭難。這是我向他家中化緣的時節，他向我說的一大段話：那時他就拜我爲師父。

「後來，不到二年，他就携帶兩籠子鴿子來到這寺院，終日吃齋唸佛，日夜祈禱，爲他自己，爲他姐姐。他閒着的時節，他還是教練這鴿子，

哺養鴿子。年歲摧他漸漸老了，這鴿子也漸漸死去，死了一個，他要哭一頓。他百般哀求我，找了幾個工人在這裏修築了這鴿塚。這鴿塚前有一個小門，死了一個鴿子，他就從這小門內向裏面擲去。」老道士說着指着那鴿塚的小門。

「現在裏面，已經有了九十一隻死鴿子了。」老道士說着還不住唏噓。他正要和老道士說話的時節，忽然從山下飛來一羣鴿子，有的落在墳丘上，有的落在石碑上，有的落在小松樹上，都一齊的「咕！咕！咕！」的亂叫，彷彿似來追悼他的同類似的。

一九二七，四，七。

脫稿於塘沽

愛的矛盾

大雨澎湃地下，電閃交加地在空中演奏起來，彷彿立即就要用洪水把世界上的一切的東西，都沖去似的。

伊木在昏暗的一間小屋內，守着昏迷不醒的一位婦人，站在他的旁邊，還有不滿十歲的兩位小孩，早已把活潑天真的態度消失淨盡，兩個臉上都現出些——憂愁和惶恐，

伊木，不住的用一個檢溫器，送在躺在牀上的婦人口中，有時送在她的懷內，用手握着她的手不住用眼睛瞧着在這隻手內的那個檢溫器，自言

自語的說：

「三十九度，溫度還太高。」站在他的身旁的九歲的那位女孩說：

「爸爸！媽的病好些嗎？都是爸爸每天和媽媽打架，媽媽氣的病到這樣！爸爸向後不要和媽媽再打架啦，在媽媽病好後。」伊木瞧了瞧在牀上躺的那個婦人，把時纔說話的這個小女孩，抱起來，在她小嘴上吻了一下說：

「好孩兒，你媽的病，不是和我打架得的，……她……。」在他懷內抱的那個女孩，把嘴一噘說：

「還不是爸爸氣的，你當俺不知道？昨天上午，李大姑來，爸爸關了門，不叫媽媽進去。媽媽晚上哭了一宿。媽媽和我說，她要去尋死了，到出地方來讓你娶大姑去……。爸爸，若媽死了，我……我……。」她哭

着用兩隻小手遮着眼。伊木心裏被她潑刺的極端的難過，他打算再用話安慰她；站在地下那個七歲的女孩，伸着兩隻小手說：

「姐姐下來吧，叫爸爸抱抱我。」在他懷內的這個九歲的女孩，好像很體貼他妹妹，趕忙的掙下身子來，伊木抱着那七歲女孩，他同樣的在她小嘴上吻了一下，抱着她在地下來回的走，心裏暗想：

「……」大夫怎麼還不來？昨天晚上他臨走時，他說：「吃下藥去，一定嘔吐。今天溫度減輕，就沒有危險。」在他走了後，妻雖然嘔吐了兩次，但是吐出來的東西，並不多，恐怕毒……尚存在心內。今天的溫度只減少一度。昨天是四十度……總是危險，沒有過去……。」他又看了瞧表，已經快十二點了。王大夫臨走說，「今天十二點前準來……。」噯呀！討厭的風雨啊！他坐在一把籐製的椅子上，懷內抱着他的小女孩，因為躑躅來

踱去乏了的緣故，所以他低着頭在那裏沉悶着。他心裏不住的胡思亂想：萬一她真個不救，——死了，我怎樣辦呢？最難的問題，這兩個小孩？交給誰呢？我不是真個和着竹女士結婚呢？她是不是真愛我？就……打算她真愛我，允許我的要求。但她那樣闊綽，一件衣服，總得四五十元……每月僅有三十元進款的我，怎樣能供給她呢？經濟接濟不上，那「愛」恐怕也要生翅膀飛去吧？還有一層，她最不喜歡小孩。我這兩個女孩，他能負責嗎？嗚呀……不敢想去……伊木！伊木！從此你恐怕要落入苦海去吧？

妻忽然嚶了一聲，把朝在裏面的臉轉過來。伊木放下在他的懷內抱的小女孩，趕快跑到床前向她說：

「紋羣！你現在好一點吧？」妻睜開眼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兩個小女

孩，把眼又閉上，接着兩個眼角都流出很多的淚來。伊木瞧她這種慘痛的表现，心裡如萬箭穿心，懊悔先前不應當待她那種苛刻，更不該忘却十幾年共患難的感情，去另愛一個女子春竹女士。所以伊木也哭了，摟着她，用自己的臉偎在她的臉上，哭着說：

「紋羣！紋羣！你原諒我，我曉得我先前的錯誤，你原諒我吧！此後，我……。」她微睜開了雙眼，在伊木臉上死釘了一下，彷彿露出極端痛苦伊木的樣子，又復閉死，從眼角流出來的淚，越法多了，兩肩也聳起來，她哭出聲音來了。站在牀下的兩個小女孩，都急忙的一齊說：

「媽呀！媽呀！不要哭了，爸爸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宥了爸爸吧！」她又睜開了眼，瞧了瞧兩個小女孩，伸出兩隻沒有血色的白巍巍地手來。猜她的意思，表示要抱她的兩個小女孩，——親愛她們。那兩個小女

孩，瞧見她媽伸出手來後，都一齊擁着她跑到牀前，把他們的兩隻小手送在她媽手裏。紋擻用着兩隻手緊緊地握着她們的手，眼角中還是依舊往下流淚。那個九歲的小女孩，用兩隻小手推她媽說：

「媽呀！媽呀！你不要再哭了，理爸爸一句話吧！爸爸不要大姑了。」

伊木看着這種慘淡悲哀的景象，心裏一陣酸痛，攥着紋擻痛哭起來。他哭着想着：千不好，萬不好，是自己的不好，十年共患難的——糟糠之妻，不應當起了異離之心。雖然——不美，無學問，沒有能幹，但是，她在過去，却誠心誠意的愛我這十幾年。那一次我落獄，她幾乎要自殺。噯呀！我何必去求「愛」的真意，追求「愛」的結果呢？求自己的慰快，損他人之幸福，雖平常人尚不肯爲，而自稱爲民衆謀利益的革命黨，就肯去作嗎？捨了這種思想吧！馬馬虎虎地混下去，多病的我，快到過了四十歲的我，

還有什麼心思去再愛別人呢？可恨的春竹，她不該誘惑我。她知道我是有婦之夫，又何必終日纏着我，什麼戀愛不應當妥協，什麼革命黨要有決斷，什麼戀愛要徹底，哼！還沒有依她的話去辦，就險些弄出人命；如果照他的話去辦，哼！這個小家庭，豈不是分崩離析了嗎？而我也要從下撞進苦海裏去。他瞧了瞧在床上躺的妻，又復瞧了瞧，站在地下的兩個小孩。他暗想：春竹呀！她是妻的仇敵，她是這兩個小女孩的仇人，只有我還愛她。但是殺我妻的女子，和害我女孩的女人，我還能拿她作愛人嗎？

「紋翠！我懊悔了！你不要再恨我了！你放心，我決意離開春竹女士。我永久的愛你。我已經快到四十歲的……」他哭的幾乎吐不出來字音來。

妻搖了兩搖頭，伊木知道她不相信他所說的話，——因為他曾用這種話欺騙過她好幾次。伊木爲堅固她相信起見，恨了恨心把自己舌尖在口中

咬破，吐出一口鮮紅的血來，用手推她說：

「紋牽！紋牽！如果我再不愛你，就和我吐出來的血一樣。」她睜眼，瞧見伊木嘴角還遺留下些血蹟，她兩個嘴角向後下沉了兩沉，兩肩向上聳動起來，她又痛哭起來，她痛哭着欠了欠前身將伊木摟進懷內，用自己的淚臉，偎在伊木臉上，兩個在那裏沉痛的哭着。

那個七歲的小女孩害怕了，哭着用手推他們倆說：

「爸爸！媽媽！你們不要哭了，我……我……我害怕！」那個九歲的小女孩也哭着說：

「爸爸！媽媽！你們快起來，瞧瞧俺小妹吧！」

伊木剛爬起身子來，就聽見街門響。那九歲的小女孩急着想跑出去。伊木猜思恐怕是汪大夫來，急忙把自己眼淚及嘴上的血蹟擦了擦，又替紋牽

擦了擦眼角上的淚，披上大衣跑出去，那天早已停止下雨多時了。

王大夫抱着手提鐵箱走進來，後面跟一個九歲的小女孩。王大夫見了伊木後，滿臉陪笑着說：

『令夫人今天好了吧？』

『好些，溫度還高吧？』

『不防事，危險已經去了，昨天嘔吐了嗎？』

『嘔吐了，不十分多，恐怕毒還存在心裏。』

『不能，若毒還存在心裏，她就不能支持到現在。好了。』王大夫說着走進屋內。王大夫先端量端量她的顏色，握着她的手，看自己的手表上的分針跳動，略有五分鐘的時節，把含在紋羣嘴裏的檢溫器抽出來，笑着說：

「溫度已經減低了，只有三十八度，與手上的脈的跳動差不多。脈的度數已減低了。好了。」他俯在桌子上，用他的自來水筆在他的手提鐵箱內拿出來的藥方紙，寫了些看不清斜歪的德文字，寫完後，交給伊木說：

「停一會，你去拿藥，這是一瓶藥水，三包藥，分三次給她吃，都在飯前。我還要到別地方去。」他說着抱他的手提鐵箱走出屋門，在他到街門外，要上洋車的時節，他說：

『伊木先生，你千萬再不要叫她生氣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後，上了洋車，那洋車也開始向前飛奔了。

伊木回到屋內，看妻已經又睡着了。他走到她的跟前瞧了瞧，她呼吸的氣也平均了。他替她蓋了蓋身上的被，心裏比先前平坦的很，坐在藤子椅子上，在棹子上烟筒內抽出一支烟，正打算找洋火去點着牠。站往他跟

前的那個九歲的女孩，趕快去擦着火柴，正預備替他點着在他啣在口中的烟，這個七歲的小女孩，跑過來一口氣把火柴吹息了，嘴裏說

「我給爸爸點烟。那九歲的小女孩釘了她一眼，就往外閃開了。這七歲的小孩急忙擦着火柴給他點着。伊木照例把她摟在懷中吻了一下，說：

「好寶寶。」那個九歲的小女孩說：

「爸爸，那王大夫膽媽的病好一點嗎？」

他說：「完全好啦，不要緊，孩子。」

正說話間，街門又響起來，照例那九歲的孩子出去開門。他揣測不出是誰來，所以也沒有活動。不多時，那九歲小孩跑進來，喘吁的說：

「爸爸！李大姑又來了！」

伊木一聽趕快爬起迎出。

春竹笑嘻嘻地向他說：

「伊木，我本來打算上午來，這無情的風雨就下個不住，我候着雨停了，纔穿着雨衣跑來。伊木，你瞧，我這雨衣多好，是我哥從上海捎來的。」他冷笑道：

「好，」他和她同走進他的會客室內。春竹脫下身上的雨衣，摘下頭上的帽，坐在一個沙發上。伊木也坐一個沙發上，心裏正準備和她開始決裂的話。他準備好些話，從冷淡的話，說到決裂的話。他決斷了後，正準備開始的向伊木說，正當他抬起頭來的時節，他瞧見他今天穿的衣服，變換了顏色和式樣。

她今天穿的西洋式藕色大衫，上面還沒有領，露出粉而柔滑的脖頸，胸前露出似羊脂般的酥胸透出那色情的要求。他再往下見，成熟的似小饅

頭的雙乳，從紗衫內透出鮮紅的乳頭。他瞧她的腰圍，越發被衣服顯着細柔起來，她的丰圓的小腿，她的，柔嫩腳，從人皮色的絲襪內透出來，她今天分外的漂亮起來。

他又移動視線偷看她的臉，她的臉也真妖媚，今天分外表現那艷麗的威權，尤在她的靈活嫵媚的眼睛。他喘了一口粗氣，把他時纔所打算應付她的話，一句也想不到。她發現伊木今天情況不同，她笑着說：

『伊哥，你今天怎樣不高興我，我得罪你嗎？妹妹這裡給你陪不是。』說着伸出手來攬着他的身。

他被她這一問，觸動起紋羣服毒的事，觸動他的向紋羣宣誓的誓言，他打算掙出被她握的那隻手來，並且說：

『春竹，你不要再向我纏了，我是有婦之夫。』但是他又轉想：紋羣

的臉上，怎樣的醜陋？紋牽的身體，怎樣的肥胖？紋牽的手，是怎樣的粗硬？他又想到春竹的容貌的艷麗，性情的溫柔，他想到春竹這樣可愛，春竹又不能，紋牽這樣不可愛，不愛春竹，心裏又感受痛苦，他左右兩難，他不知不覺的依在春竹身上哭了。

『這真奇怪，你哭什麼？哥哥！哥哥！告訴我。』

『沒有什麼，我感受很大的痛苦……在……』她又摀着她說：

『哥哥！哥哥！你不要感受痛苦，我很愛你，長遠不變的愛你……』

說着向他嘴上吻了兩下。

『你不要難受！妹不對，不該不早早的把愛給你……使你……』

不……不……我痛苦就是因你太愛我，你能決心不愛我……罵我……

打我……殺我……我就沒有痛苦了。』他咽嚥着說。

「哥哥！你是怎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不可告訴我，你說這些話的原因？」牠驚疑的問道。

「我不能告訴你，直到我死後。」

她正想再往下追問，那九歲和七歲的兩個小女孩子一齊跑來，向伊說：

「爸爸，媽媽醒了，叫你來。」伊木急着推下她的兩手說：

「你……你等一等。我瞧瞧她，她……病了」。說着伊木哭着走了。伊木悶坐在沙發上，心裏暗想：這是怎麼回事？

一九三十，七，十，寫於太原。

大明湖畔

(一)

我到了濟南，最怕遇見她。今天在大明湖畔徧徧地遇着她了。我真想不到兩年未見的她，——她竟能枯瘦頹喪到這樣？回想當年在徐州時，她那種如桃李般的艷容，和羊脂白玉般的肌肉，以及她活潑天真的神情，現在都消失淨盡了。更使人奇怪的，她那天籟的聲音，也忽然便成蒼老，先前似流水般的眼睛，也彷彿成了羊般的眼睛直僵僵地。噫！呀！兩年的變化，怎麼這樣快呢？

我不願見她了，瞧着她將走近我眼前的時節，我急忙回過身子去，我計畫在她走遠了後，再回過身子來。想不到她早已看見我，在我轉身子去躲她的時節，她已經走到我眼前，她攀了攀我的身子說：

「璋同志！你是那天來的？」

「討厭！討厭！」我心裏警着，但是，也無法，只得回過頭來。我瞧了瞧她，她兩眼彷彿含了淚，所表現的神情，非常的淒涼，我喘了口粗氣說：

「山同志！我是昨天來的，你近來很好？」

「很……很好。」她聲音有點啞，幾乎吐不出字來。

這真奇怪？現在正是她抬頭的時候，她的黑漆板橙，新近發表什麼委員，正是作官太太的時候，她爲什麼這樣難過？噢！是了！她大概失戀吧

？她的黑漆板橙被他人掠去坐了吧？她現在沒有板橙坐，所以難過。我當時幾乎被她那種可憐的狀態誘惑着而想着彎下身子去，把腰屈成個板橙讓她坐。但又一想，使不得，不要太粗魯了，我繼續探問她說：

「隴同志近來好？」

「好。他現在……。」

「我知道他發表了委員。」

「是的。」

「你很歡喜吧？」

「哼！歡喜什麼？」

「這真奇怪？你是他的妻，他是你的丈夫，他當了委員，你豈不是委員夫人嗎？你爲什麼不歡喜？」

「我是他的妻，應當歡喜他幹委員嗎？」我被她這一問問住了，想了半天，沒有回答她的話，心裏暗想，天已經黑起來，和人家妻，在這裏談話，真有點無聊，我向她說：

「你還在這裏玩一回嗎？我要回去啦。」她想了一回說：

「你有要緊的事嗎？」

「不錯，有要緊的事。」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住在中西旅館，——在商埠。」

「你明天上午有工夫嗎？我有許多的話想着和你談，你儘讓出一點工夫和我談談嗎？」她說着幾乎要哭出聲來。我喘了一口粗氣，暗想：她這次見我怎麼這種熱烈呢？往日見了我，都是挺着胸，搖着身子，表現十足的

肯（唉，這書的編者真可憐）

嬌傲的態度，來誇耀我。今天怎麼和綿羊一般的柔順起來，談話又忽然這樣委婉起來？其中必有緣故？可憐的她呀！可憐的她呀！我心裏嗟嘆，嘴裏說：

「也好，明天上午你到我那裏去一次吧！天不早了，我要回去。」我說着便回身向西走。在我走出去四五丈距離的時節，我回頭瞧她，她還是在我們對談的地方站着，用左手支着她的左頰，彷彿若有所思。

(二)

我還沒有起牀，門外有人叫門，從聲音聽出來，是昨天和我談話的她。『噫！呀！她又來了。我不願給她開門。但是門外催着開門的聲音，一聲緊一聲，我無法可想，我只得披上睡衣下來，替她開了門。』

她進了門後，便坐在沙發上，不住的喘息，彷彿是一個女體育家賽跑

後休息的狀態。我叫茶房倒了一杯水給她，我便坐在牀上穿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穿妥後，正預備洗臉的時節，她已經不喘息了，坐在沙發上用眼睛不住的端量我，這是在梳妝台上鏡子內看見的。我心裏罵她：『你不應當看我，你是一個有夫之婦。』她看了我以後，便喘了一口粗氣說：

『我們別離兩年，你的精神比先前到煥發了。』

「不見得，成天處在酷冷生活的我，精神當然感受痛苦，那能比有愛人安慰的人煥發呢？」

我洗完了臉，也一同坐在沙發上。她笑着說：

「這兩年你都作什麼工作呢？」

「噯！作什麼工作，什麼工作也沒心思作。在愁悶無聊的時節，寫幾篇小說，——在震東印書館出版的鬼影，便是我的工作成績。」

『你近來情況怎樣？』

『我近來嗎？』

『怎樣？』

我近來刷鍋，做飯，洗衣，這都是日常的工作。」她說着苦笑了一聲。

我們停了五分鐘，我說：你昨天說：『有許多的話和我說，現在可以說吧？』她又噙了一口粗氣說：

『璋哥……』她叫了一聲，往下說不出口來，用手遮着眼，彷彿想着哭。

『筠妹：你說吧！沒有不可說的話，頭兩年，你還記得嗎？什麼你都能說出口，現在，你還當兩年前的你我好不好？』

『噯！章哥！我說出來我心中的話，你不要疑我有什麼背景和作用。因為，你始終是我知己的朋友，我有了痛苦，願在你眼前訴一訴。但是，我並不是求你解除，我永願依舊繼續的受痛苦，更不是求你諒解，因為你始終也沒誤會過我。』

『沒有什麼？你只管說。』她又喘了一口粗氣說：

『我想：人的情感，真是有翅膀，會飛的。在先前，我們在徐州時，我對於你不知為什麼就發生一種激烈的愛，我相信你不是一個漂亮的少年。但是誘引我愛你的地方，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記得，那時我瞧着你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是和於美的條件的。我那時底確決心愛你了。後來，又來了一位龍同志。我對於龍同志愛的發生，是他美麗的引誘，和我的性的衝動，但是，我敢說當時並不是不愛你，後來和你遠離的原因，完全被

他的威逼和要挾。他所爲能在我身上勝過你的原因，恐怕你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底確很勇敢，他看明白我的心理，探知我性的要求的迫切，在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夜深人靜時，便偷進我的屋子內。那天晚上，我的處女美，便被牠吞食下去了。

「此後，我便和你漸漸遠離，但是，遠離，是他的主動，並非我的意思。

「我和他結婚後，探知你感受了很大的痛苦，我當時心裏很受刺激，心裏想：不應當負你，但也無可如何。所想不到，戀愛的慰快，在不結婚，結婚便沒有慰快。龍同志的卑陋的行爲，在結婚後一天暴露一天，他還是個黨員，真想不到黨員，——既嫖而且賭，終日花天酒地，對我雖然還留存在那儀式的愛。但是，那愛的真意，早早生了翅膀飛了。

『噯！這兩年之中，我簡直是監獄內的罪鬼，我終日溫習我們在徐州的時節的生活，早操的跑步，郊外的遊玩，黨部內的辦公，一切一切，種種屠事，每次想及，使我又要哭，又要笑。我很不能再跑回去在兩年前，重渡那種天真爛漫的甜蜜的生活。』

『前四天，我撞見田同志在此間，我訪問你的消息，知道你在北平。知道你還是個獨身者，知道你還是個百折不回的革命黨，知道你還是勇猛前進的青年。我懊悔我不能安慰你，作你終身的伴侶，我自己鑄成永遠的黨內的罪人。』她說着兩眼已經墜下淚珠來，倚在沙發上哭了。』

我本來非常的恨她，不願見她，更不願和她談話。今天被她這一翻話，說得非常的淒涼，到觸起我前兩年愛她的情狀。我仔細端坐在沙發上哭的她，她雖消失前兩年的處女美，但是，身段，態度，例比先前靈活的

多了。我想起兩年前龍同志用種種手段在我懷內把她掠去。我當時因為她執悟不醒，只得忍痛和她離別，忍耐龍同志對我的污辱和壓迫，在各處東奔西跑作飄流客兩年之久。現在，她似乎有點覺悟了。『君子報仇三年』我應當馬上擁抱着她，吻她，和她……』我想着爬起身子靠近她的身旁，在她涕泣之中不防備我的時節，我摟着她向她的嘴唇吻起來。

她用力爭扎着，她的嘴左右的躲藏，彷彿是一個處女初被男子擁抱接吻的狀況，我用盡力量把她按在沙發上，她的兩隻手被我的腿緊壓住，她上半點也活動不動，她無法抵抗的任憑我激烈的吻了一陣。她哭着說：

『章郎！章郎！我……我不是不願意你……但是，我已經不是兩年前的我了！我不配再叫你愛。我是已經形成混濁的人，你親近我能於你不利的。』她哭着推下我的身子來。我坐在沙發上說：

『這真奇怪，你既然不愛我……你爲什麼又要到我這裏來，又和我溫習兩年前我們相愛的情況？』她一面拭着臉上淚，一面說：

我因爲很想念你，因爲最近我很懊悔當日不愛你，而去愛那狼心狗肺的龍……』她又哭起來……我用手撫摩她的背說：

『妹！你不要哭。你懊悔了嗎？再來愛我，我……我……始終還是愛你的，過去這兩年，我並沒有愛過別人。我敢說，我還是個童身。如果，你還戀愛我，我……還願作你終身的忠實的僕人。妹！你願意嗎？』她被這幾句話到誘引得大哭起來，哭得說不出話來。

約有五分鐘後，

她漸漸止住哭聲，她說：

「哥呀！你要知道，做熟了的飯，不能再變成生米了。」

「你真封建思想，我決不這樣想。」

『是的，你不這樣想，但我不敢以污濁的身體去享受純潔的你的愛呢。我這次見你，是我懊悔的表現，是我……』我不願再說了，我要回去了，她哭着爬起來，想着往外走，我說：

『我不再追問你，你再坐一會可不可？』

『不……：章郎！明天，我還來，假若我不死，我整夫要在你這裏，你放心吧。』她哭着走出門去。

(三)

她今天來時換了打扮，完全女學生裝束，白花布褂，青花絲葛裙子。臉上撲的一臉粉，手裏拿着一包東西，恰似兩年前在徐州晤會時的狀況。尤其令人驚奇的，她今天不悲哀了，她笑嘻嘻的向我說：

『章郎！我買了一包好吃的東西，是你願吃的。』她說着一件一件的放在桌子上。有松花，有醬雞，有鳳尾魚，還有剝去皮的鮮蓮子。她笑着說：

『章郎！你不是最歡喜吃蓮子羹嗎？我今天廢了一早晨工夫剝出些鮮蓮子來，我欲自做給你吃，你記得兩年前，在除期時，你叫我做蓮子羹給你吃，我不做，你哭了半天。』她說着向我嫣然一笑。

她果然捧着蓮子上了廚房，我在牀上穿衣服，在我的衣服穿好後。她也做好了蓮子，笑着捧到我眼前，笑着向我說：

『章郎！你就在手中吃吧！』我望着她笑了笑。她用小羹匙，往我嘴裏送。我一口一口吃着，她笑着說：

『章郎！你記得在兩年前，你叫我要你吃蓮羹，我不願意，你哭了。』

我笑道：

『你真是個古董老婆記萬年事。』

我吃完蓮子羹，便下來洗臉，她笑着向我說：

『章郎，我替你洗吧，可不可？我笑着繞着她的脖頸想着吻她，她急忙躲開。我笑道：

『妹！你今天怎樣待我這樣好，你不怕醜吃醋嗎？』

『哥！我待你好，也只有很短的時間了。我想在很短的時間盡量待你好，把我先前所沒有給你的愛，都給你，我實在懊悔了，還怕醜……』她又哭了。

她果然用她的柔軟的白皙的手替我洗臉，我覺得她的手就像棉花一樣，觸着我的臉上的肌肉，委實的舒服。我暗想：今天無論如何，我必需要

求她……^{被我會同}在她萬一拒絕我，我要用武力制服她，她用手巾替我拭淨了臉上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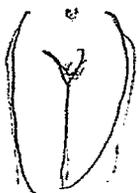
我倆個同坐一個沙發上，休息了約兩分鐘。我用含着性的要求的眼睛去視她，她起初是笑，接着便哭起來。我擁抱着她，她用力推我，我堅固的抱她，我說：

「妹！我不明白，你不懊悔了嗎？你不是很願愛我嗎？但是，你爲什麼又拒絕我的要求呢？——我吻她的雙腮，她用力掙扎着，她哭着說：

「哥……呀！使不得，我不配使你……我有病呢。……」

「什麼病？不要緊，我是大夫，我能治，今天我必需愛你。」我說着用舌尖送到她的嘴內。她仍然掙扎着，掙扎的激烈，彷彿是我要殺他一樣。不管她，武力制服她。我用上全力壓着她的身體。可憐的她，在五分鐘

聖人比



後，通身出了大汗，全身如綿羊般無一點抵抗力。任我的擺佈，我解下她的腰帶，脫下她的裙子來，在我進一步要脫她的小褲的時節，她又勉強掙扎了一陣，她哭得利害，她說：「我不是不願……我不能……我不配……我太對不起你……我負了你了。」不管她，脫下她的小褲來再說。果然她的緊着下體的小褲被我用力脫下來，露出她潔白的玉體，——在我見女子的下部都還是頭一次呢，我端量她Y形的曲綫美的時節，使我起了大驚。她的Y形上面已經變成紫黑色，潰亂成了幾個小瘡口，在習過醫學的我，一見可知是花柳症了。我喘了一口粗氣，把衣服擲在她身上，坐在沙發上在那裏沈悶着。

我鬆開手離開她以後，她哭着爬起來，急忙的穿上褲子及裙子。她兩隻眼瞬視我約有五分鐘工夫，她咽啞着說：

「我不是不願……我不能……我不配……我太對不起你……我
二年前沒叫你死

「章郎！我說我的身體污濁，不配再親近你，現在你信了吧。我……
……我的身體所以潰爛……」我暗想：我合她兩年的離別，真想不到她能把
身體作喪到這裏？一定是，「淫」的誘惑，交接了許多的男子，所以受她
種癖症，這種女子還配站在我眼前？所以在她沒有說完了話，我便氣奮起
來說：

「你不要再往下說，我曉得你過去……請你離開我！」我說着推
她出去。

她用袖子掩着臉，哭着出去門外。

(四)

我真想不到她能這樣無人格，去交接許多男子，她完全以淫慾爲目的，
談什麼戀愛，她還想着拿着這種手段來媚我。多虧我學過醫學看清楚，

險些中了她的計，將身子被她傳染了——同樣的潰爛，我想着爬起來穿好了衣服，正在那裏洗臉的時節，茶房送進來一封信，我拆開一看，——先看下款，是寫着你的均妹遺書。我心裏驚了一陣，擲下手巾，從頭往下看：

一章郎：

妹現在要死了！

妹本來應當早死，但，所以不早死者，希望見你一面。現在見着你了，而且不但見着你了，你又待我這樣好，——和兩年前在徐州時節一樣，我可以無憾而死了。

我至死不能瞑目，就是我的身體之潰爛，誰使我潰爛？在我將死之前，我告訴你，就是遺棄我，先前愛我的，隴君。他的身體已經潰爛了，在娼妓中傳染來的，無知的我，終日與他相處，所以也同他一樣的潰爛了。

本來這種病，尚可醫治，誰想他見我身上同他一樣的潰爛，他就暗中偷着走了。

在他走後，我就打算死去，但是，在前四天撞見田同志，知道你的消息，並且知道你要來，所以挨着見你一面，我連訪了你三天，纔在大明湖畔撞見你。

我見了你，真是和迷路的孩子尋着她的慈母一樣。不過，我見你決不是希望恢復我們的情感，因為我知道我已經失掉了和你戀愛的資格了。不配再作你的愛人，我只是想着告訴你，我懊悔了，在我未死之前盡量的服侍你幾天，叫你曉得，你的妹死爲什麼？但我不願叫你知道我身體潰爛，減少你在我死後的留戀。誰想到，欺騙不了你，終被你見着了。

你不見我這樣潰爛的身體，我決意要死去。你既見着了，我更當死了。

別矣，哥哥！

你要強姦我的妹道

得打妹妹遺書

我讀完了她這封信後，我不覺失聲哭了。我悔不該，——在昨天太拒絕了她，使她自殺。她這種病，是被她黑漆板橙傳染的，不是自己作孽的。嚶！我是學醫的，這種病最難治，為什麼不替她療治好，依舊愛她呢？現在，她自殺了？是我殺了她？我心裏亂翻了一回。我又想：我去看看她。我拿起帽子出了旅館的門，坐了洋車，直奔到小倉街，我曉得她住的是四號，我叫開了門，裏面出來一位老媽說：

「你找誰？」

「我找山子均女士。」

「她昨天晚上搬了家」

以後再會

「搬到那裏？」

「不曉得。」門接着關上了。我想了一回，她或者未死？但是，躲着不見我了。我心裏紛亂着向前走，直走到大明湖畔，大明湖畔圍着一羣人。好奇的我，擠了半天纔擠進去瞧了瞧，一個人在湖內淹斃了，被舟子拖在岸上，停在那裏。

我瞧了瞧她身上穿的衣服，白花布褂，青花絲葛裙。嚶！這是我的均妹嗎？我又瞧着她的臉，白霜霜地浮腫着。不是均妹還是誰呢？我忽然要放聲哭，但我驟然一清醒，好像有人告訴我：「使不得」我轉身子向回頭一走。我心裏惶恐的利害，在我身子左右來往的人，瞧着他們的顏色，好像知道這女人於死的，就是我。

一九三十，八，十日，寫于太原。

雪夜的回憶

(一)

在一個風雪交舞的夜裏，涓情正圍着白煤球爐子取暖，屋內的洋油燈因為懶得擦燈罩的緣故，所以只有發出一種黃灰色的暗淡之光，加上颯颯的北風，發出一種如波濤怒號之聲音使 P 會館內或覺出分外的淒楚。

涓情起身把門關了又關，又復頂上一塊木柱，彷彿害怕似的，回過身子來，又寂舊坐在爐旁，口中不住的嗟嘆，恰像有許多的心事，說不出來似的，停了一會，聽窗外發出一種吱吱地響聲，似皮鞋踏雪的聲音，涓情

吃了一驚，側耳細聽，那聲音漸至於門外。他正打算問問是誰？忽然外面有人將門拍了兩下，說：

「涓情！涓情！」

他聽着聲音很熟，但是確想不起是誰來？只得應着開了門。

「嘻！是你嗎？你好嗎？你是那天來的？」

「我剛纔來！剛纔下車。」孔雲向前搶上一步，握了他的手說。

「啊！我們有三年沒見面了！快坐下吧。你瞧，你身上的雪，脫下大衣，掃掃吧？」

「外面下的雪真大，幾乎要把我跌倒。」說着孔雲把身上的大衣，及頭上的帽子一齊摘下來，用自己的手巾打掃了幾下，便擲在涓情的牀上，坐在爐旁另一把椅子上。

「咱們家中都好嗎？」

「都好。」

「我們認識的熟人都很平安嗎？」

「都平安，只是子靜哥今年三月裏死了，願民弟因爲要手鎗炸毀了一隻腿，已經殘廢了。……其餘……。」

「……子靜死了嗎？什麼病？」

「肺病。……病情點了點頭，表現出一種哀悼的樣子，又接着問：

「子靜既然死了，願民又殘廢了，咱們縣內的黨務誰負責任？」

「黨部那裏有人？只剩下我一個人，其餘都什麼不懂。近來多虧景松回來了，他在黨部裏幫忙。」

「噢！景松也回來了。他好嗎？他還同先前一樣的清秀俊艷嗎？」

情擲下手中的火箸，很注意的問。

「不，他憔悴極了，精神受激勵極大，因為他伯父虐待他，硬逼他在外經商，但又不找個正經商號給他。結果，商號倒賠，他就落迫回家了。他伯父倒說他沒有出息。」

「他在黨部裏擔任什麼工作？」

「他擔任會計幹事。他真能用功，每天晚上還要讀幾篇古文。」孔雲一方面用火箸逗弄爐內的火煤球，一方面又接着說：

「我看我們同鄉中，他還算一個能幹的。可惜沒有機會把他培植起來。看他最近的樣子，他彷彿得了精神病。他很想念你，並且也很敬仰你。請你有工夫稍信勸勸他，以減少他的痛苦。」涓情喘了一大口粗氣

說：

「是！是！我和他離別有八年了，真不該一封信不給他，當日那樣好過。」

他倆正談得高興，那燈光不知爲什麼漸漸淡暗起來。涓情把洋燈擎起搖了搖，又看了看，知道是缺乏油了，便向孔雲說：

「咱們睡吧！你在路上也太操勞了。」涓情又在爐內略加上幾個煤球，便去展開被褥，準備安眠。

(11)

在他們倆個躺下以後，孔雲因爲在路上困乏的緣故，便酣睡起來。只剩下涓情在牀上反來復去，總是不進夢中，腦海裏總是時時鑽進來景松的影子。他知道這種想像不會一時消滅下去，所以他索性睜開眼，看着屋頂，把十年前他和景松在濱江作商時的一段歷史，重新溫習一下：

十年前我因為借貸親戚的款項，赴北平升學失敗後，便下決心要學商了。不過，在一個幼年而向無交接過商人的我，向何處去找一個安適而有發達的商號做經商的基礎呢？所以在當時，實在把我愁得連飯都吃不下去。

有一天，我把我這種久藏在心房中，而解決不開的問題，向景松談過。在當時我向他談話的心理，不過，因為他是我當時極親密的一位朋友，心裏難過的一切事體，都和他商量，並不是求他解決。他一聽我要作商人，便歡喜起來，他說：「他要到濱江去，不過，很不願捨離我，如果我也要同去，他叫他伯父替我找個將來有發達希望的商號作安身之所。」我一聽，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歡喜，把我久藏在心房中解決不開的問題解決了，而且無意之中又得着素日最親密的朋友作伴，所以當時我就應允了。我

又向他進一步的要求，願意和他同找一個商號，覺得離別難過。他笑着回家進行去了。

半個月後，我和他都在濱江商店中作了學徒，該店中的老板，便是他的伯父。在我們到了該店第一天晚上，他伯父就告訴我們倆說：「明天，你們就到前櫃去，裝煙倒茶，擦地板，打臉水，晚上要在二老板屋內疊被，拏便壺，等事；作買賣，不比在家中，可以隨意儉懶。你們在這裏，雖然浮存，但是，也和年輕的一樣的，記着，去吧！」

我們走出屋內後，景松看了看我，他臉上不知道爲什麼發出一種愁苦的樣子，向我說：「這是做買賣的規矩，你不要難過。」我應着說：「我知道，我並不難過。」

此後，我們便終日川流不息的在前櫃上工作。前櫃上有廿多個年青的

，大半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年，說話的聲音，也很響亮，行動也靈便，表現十足的活潑精神。景松不到三天，也變成和他們一樣了。只有我還是那樣沉悶，死塌塌地，說話聲音也粗澀，行動也遲緩，比之那些年輕的，使我真羞愧。

櫃台內的事很簡單，除却上街取錢，數錢外，便是在家中做招待。不過，做招待也不是易做的事。櫃台內有廿多個年輕的，只要有客人進來，那二十多個年輕的都像一羣狗爭着吃屎的一般跑上前去裝煙倒茶，稍一遲緩，便伺候不上。我是永久伺候不上的一個人。二老板會說過我數次，他說：『年紀大的徒弟，什麼都不行。』他也曾諷笑我說：『中學畢業生，裝煙倒水，伺候不上。』他曾罵着我說：『看你富貴出身的人，就不能作買賣。』我不敢還一句，只得忍氣吞聲的恨自己無能吧了！

有一天，櫃上年輕的都出去取錢去了。只有我和景松站在櫃台內。我暗想：今天真是個機會，若有客來，說不了我一定可以裝上烟，倒上茶，因為景松是不和我爭的。不巧偏偏今天一個人沒有來。我正在愁悶着，忽然管賬先生喊了一聲：「倒茶」。我應着跑上前去，仔仔細細地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地送在管賬先生面前。我暗想：我這次可做上活了。嘩的一聲，那杯內的茶水被倒在地板上，那管賬的先生看了我兩眼，說：「王伙像倒茶，景松應着跑上前去倒了一杯茶給他。他向景松用眼角溜了一下，向管賬的笑道：「王伙你真漂亮。」

我真氣極了，氣得我幾乎要端起櫃台一個茶碗飛過去打他。景松也氣極了，——這是我從他的紅潤的臉中看出來，用手扯我的襖襟，恐怕我說什麼。他又用手在櫃台上寫了兩個字「忍耐」。我暗想：作買賣還得長得

漂亮，不漂亮連倒茶，人家都不用。無怪那些漂亮的青年，不到三年，都吃上份子了。我又想：我族叔僅二十歲當老板，我姑父廿五歲作上海客，我內弟十八歲即上了賬棹。我當他們真認爲那樣能幹，原來仗着臉子。從臉子我又往下想，聯想到屁股，我倒噠的一聲笑了。景松問我笑什麼？我暗暗的笑着說：「你將來能大出息，不到三年，可以當老板。」他驚疑的問我，「爲什麼能那樣快。」我對着他耳朵低聲說，「臉子漂亮。」他聽了，臉上馬上怒起來，回過身子去，走到寢室內。

我懊悔把話說錯了，打算跟着他到後去安慰他。但是，櫃台上只有我一個人，如何敢走呢？好了挨着出外的年輕的都回來了。我乘人亂的時候，跑到後面寢室內。

景松正在那裏躺在牀上哭着，我百端的安慰他，告訴他，我說錯了！

他哭着說：「我不是爲你說那幾句話而難過。我因爲我們青年，太沒有人格了，就像妓女般的賣臉子。」

我們談話時節；忽然從前櫃上回來一個年輕的向我們說：「二老板找你們，趕快去吧。」景松嚇得臉都變顏色了。我到不覺什麼，我們到了前櫃，乘着人亂的時節，又溜進幾步，幸喜二老板沒有瞧見。

我們倆個胡胡塗塗地幹了一個月，雖然受盡了百端的虐待，但是，稍能令我們滿意的，白天還能看看報紙，晚上還能夠讀幾篇古文，寫寫字，學學算盤。景松拚命的用功，在晚上十二點後，還不休息。

我呢？不但不用功，而且拚命的玩。景松實在很愛我，怕我墜落下去，常常勸我，並且在夜間，教我算盤。我因爲不願意違背他的意思，但我總是不願正經學，所以，我至今還不會加減。

不久，我被該店內老板送到另一個代理店了。我和景松離別時，不知爲什麼要的那種苦痛。本來在千里以外，知我心者，只有他一人，何況他又熱烈的愛我呢？

我到那個商店內，更使我厭煩到萬狀，那些伙傢們，無論老板，以至年輕的，都一齊來排擠我，無論什麼事，大事小事，作不好，他們就說：「中學畢業生，都不會做。」好像中學畢業就萬能似的。最可笑的，有一天，我擦地板，沒有擦乾淨，有一位金先生說：「中學畢業生，連地板都不會擦。」若果，中學只會擦地板，那不是笑話。

晚上睡在一個廚房裏，假使白天沒有電燈真個如同枯塚一樣的黑暗。終日吃高粱米。那個商號內，所受的委曲，還可以向景松面前哭訴一下。現在，向誰哭訴呢？在那商號內還可以看報紙，現在連報紙也不准看。

在夜深人靜時，我反復的想，我是個有爲的青年，難到說終久就老死在這種非人的生活，難道說，就拿著着賣空買空的生意，作自己的終身職業嗎？這種舊制度，和壓迫青年的方式，都應當起來剷除。我既然不甘心忍受，爲什麼不起來反抗呢？我決定了主意，在最短時間，離開此地。

我乘着機會，找着景松告訴他，我要不作商人了。我打算再回家向家中庭奮鬥去，爭出求學的經費來，到北平求高深的學問去。他很滿意我的主張。但是，他却感受很大的痛苦了。我記得當時，他說：「你有辦法，回去讀書，我呢？」我當時安慰他說：「你不比我，你伯父在商界有聲望的，只要你好好的幹，還怕不出頭嗎？」

經過這十年之久，我果然在中國大學畢了業，在黨務政治上服務已經二三年。把景松早已忘懷了，——在濱江。今天晚上，忽然聽見孔雲這一

說，實在使我觸起前情，我不應當坐視景松在黑暗的商場中。我應當援助他出了這惡濁的商場，而使他走到革命的路上去。

況且這幾年中，我東西奔波，所遇見朋友最多，但求能同當日他之愛我者無幾，回憶當日他待我誠懇的態度，不禁我放聲痛哭了。

(三)

在涓情痛哭的聲音，把孔雲從夢中驚醒，他揉着眼睛問：

「你爲什麼這樣難過？」

「因爲你時纔告訴景松的苦痛，所以我心裏受激刺。」

「是，你們很好，當然心裏難過。他在家中，聽見你現在能以自立了，並且在黨內及政治上都有了地位，他便哭了。他說：「他的眼力並不錯，早就看你非商界中人。」

「他知道我在北平嗎？」

「知道。」

「那麼爲什麼不捎信給我？」

「唏！你爲什麼七八年不捎信給人家？」孔雲嘻笑着說。

「……我是不知道他的通信處，……他現在對我怎樣。」

「很好，他盼望你給他信。」

「……」

「……」

停了一會，消情說：

我實在對不起他，現在，我寫封信，明天捎給他，他若能來北平和我

一會，更好啦。」說着就要下牀。孔雲說：

「天快亮啦！天明寫吧。」

「不……我心裏激刺得太難過。」說着下了牀，抽開筆帽俯在桌上，寫了一封長信，天明時，那信已經寫好，正在那裏裝信封呢。

十九三十，七，十。

寫於石家庄

醉後的瘋語

(一)

一個溫和的秋天的早晨，小蔓早已起牀，穿着睡衣，在外屋梳粧台前洗臉，在鏡洗完了臉，正對着粧台上的鏡子向她的臉上撲粉的時節，她笑着向着鏡內站在她的背後的一位和她同樣穿着睡衣的青年說：

「青群！天還早呢？你怎麼起來了？昨天晚上你到了三點鐘纔睡了。今天……。」

「你就是希望我多睡些時候，你不怕有人來找我們，瞧出來咱們一塊兒睡……不好……。」他說着話灣了灣腰把她抱起。

「……………你這幹什麼？我還沒梳好了頭。」她說着把梳擲在梳粧台上，她好像預先知道在她被他抱腰後，是梳不清鬢頭的。

青翠笑着把她就像抱嬰兒似的抱在沙發上。他們已經摟抱在一塊了。在他們熱烈的擁抱和激烈的接吻，表演完結後，青翠笑着撫弄她似小饅頭似的雙乳說：

「蔓妹！我們這樣幹下去，終不是一個辦法，我打算明天晚上請我的同鄉和你的朋友，在宴席上正式宣佈你們的關係，也省得終日鬼鬼祟祟地好像做賊一般。蔓妹你以為怎樣？」她把猥在他的脖頸側面的頭緊向着他，偎了兩下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像我們情感到了極點，論理也應該宣佈了。不過，我們宣佈後，只苦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她……………」青翠笑着向她

的嘴上輕輕地吻了一下說：

「我知道啦！你所說的是不是李大姐？噯！李大姐真討厭。我每次去找你的時節，她總是不高興，就打算你們是……。」

「不要胡說，我們沒有什麼。但是，她太可憐了。你想女子還有想着終身不嫁人的嗎？她今年已經快到四十歲，還沒有一個愛她的人……噯！她真苦。」她說着眼圈有點紅潤，因為青翠又吻她的嘴，她所以把話停止住。

「……………」

「先前我和你沒有關係的時節，她真愛我，每天晚上總是和我同眠在舖牀上，讀書也在一張棹上，玩，也沒有一次離開過，自從咱們發生了愛後……她便受了很大的痛苦，常常在屋內一個人哭泣。她希望我合你

.....

「這真奇怪了！難道她禁止人家戀愛嗎？」

「禁固然不能禁止住我們的戀愛。不過，她又和我係死生的朋友，又是最努力的同志。我們總算得到一個愛的歸宿了，也應當替她想個法子，替她找愛的出路。」青翠把頭搖了兩搖說：

「.....難.....難.....難！戀愛是有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容貌，像她長的，水滸博上的李逵似的，况且臉上都起縐紋，那兩隻纏壞了的脚走起來就像個鴨子似的，那個男子能愛她？.....」

「戀愛也不見就是專以容貌為標準吧？我看她的學識，對黨的認識，都是上中，只有這容貌.....我看你給她介紹一位朋友吧？」

「介紹朋友到可以，但是介紹誰呢？我真想不出一個恰當的。」

「昨天你那個同鄉，外號叫『鐵牛』的，到她那裏去，他們談話很親熱，到不如把『鐵牛』就介紹給她。」青翠笑着說：

「到也可以試驗一下。」

如是她和他開始俯在桌子上寫他們請客單子。

(二)

青翠到了李大姐家中的時節，李大姐正在吃午飯。瞧見青翠走進來，忙讓在裏屋內，笑着說：

「今天怎麼你會自己來了呢？小蔓那裏去了？」

「她到了女師大去會朋友去了。大姐你先吃飯，吃完了飯，咱們再談話。」

「我已經吃飽了，在你來時。」她說着從茶几上抽出一支煙給青翠，

自己也抽出了一支。走進的老媽，擦着火柴，給他們點着，他用力抽了兩口煙，笑着說：

「青翠聽說你和小蔓要結婚？」

「……是的，我們打算明天晚上請客，今天我特來請大姐陪客。」

「我一定去的，你們都準備好了嗎？」她笑着說，但是臉上有點不自然的態度。

「已經準備好了。」

屋內忽然沉寂起來，他倆個拚命的吸煙，已經都完了第一支而開始準備拿第二支了的時節，青翠說：

「大姐！你對於我們的戀愛的態度是怎樣？」

這是青翠找不出第二句可說的話。她冷笑了一笑，說：

「當然很表同情啦！不過，我的主張，在革命時期，同志們不應當戀愛，因為戀愛和革命絕對不會並立的，是相衝突的。在過去，凡是參加革命的受苦耐勞的同志，公開後，披上雲人，都漸漸腐化起來，把先前的革命性都消失淨盡了。就像小蔓，在秘密時期，是怎樣的有革命情緒的人，在孫傳芳獨霸江南時，她還能親自掘毀滬寧鐵路的一段。自從公開後，——我不怕你生氣，自從和你戀愛後，終日只談什麼情呵！愛呵！革命的理論，革命的方法，都閉口不談了。她先前怎樣能受苦，現在呢？非絲綢不穿，非酒肉不食，終日散驕猷媚，把革命的氣餒，一落千丈了。小蔓是如此，他人更是如此。就像你吧，——我不怕你生氣，因為我們都是共生死共患難的同志，你先前竟能裝着煤礦工人進工廠宣傳工人，現在，你還能嗎？總而言之，戀愛的人們，底確不能革命。我永沒有看見擁抱着愛人的

人，而還能到戰場作犧牲品的。所以真正革命黨，應當寡慾淨身，永遠守獨身主義，把所有的情感都寄託在革命事業上，不應當專門談愛情。清羣，你以為老大姐說得對不對？」清羣被她這正大的話說得臉上有點羞怯，和紅潤，自己也覺得他和小蕊戀愛後，革命的情緒漸漸降下來，但他不願表示出弱點，忙回答道：

「大姐，你這一段話，固然有番道理，但是，我不承認戀愛完全防礙革命。在戀愛期內，或者對於革命工作鬆懈些；但是，在戀愛成功後，革命的情緒越法能湧蕩起來。這話又說回來了，假是他戀愛的對象，是革命的，我想一定能有我所說話的那種好現象。戀愛的對象，是反革命的，那根本就不用提了。」

「男女的相愛，是人生的自然的表現，我們沒有力量禁止牠。並且不

是我們力量所能禁止住的。我希望社會上一切的男女都得着「性」的安慰，不要使男女有一性的煩悶」的現象發生。我不承認爲革命就應當守獨身主義。我反過來一句話說，爲革命更應當先解決戀愛問題，使革命有充實的興趣。我不怕大姐生氣！大姐是我們革命的女首領，也應當來看機會，找一個對象，不應當抱着獨身主義，抑制自由的情慾。」她聽完青羣這幾句話，激刺她心意極端難過。這是從她臉上紅熱成分中看出來的，她冷笑着說：

「青羣，你不要站在你結婚的立場上，來批評我的話，也不要拿着你們——「性的激動」的現象來度量我。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主張。」她說完了後，又嘻嘻笑了一陣。

青羣無聊的拿着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他又想了一會，他說：

「米斯特王：昨天沒有人到這裏來？」

「你問老王嗎？來過，昨天在我這裏談了一天，晚上十點纔走的，他告訴我說你們將要結婚了。」青翠含着笑，在那裏喝茶。她笑道：

「青翠，你笑什麼？」

「沒有笑什麼。」青翠被她這一問幾乎要笑出聲來。

「不行，不行，你非告訴你爲什麼笑的原因不可，不然，明天我不參加你這個宴會。」青翠笑着說：

「我可以告訴大姐我笑的原因，不過，大姐，不要惱我。」

「笑話，我惱你什麼，只管說。」青翠很正經的說：

「大姐，這幾天，同志中都說，米斯特王和你發生了戀愛。我想，我和大姐是生死患難的朋友，如果是真的，大姐，不應當背着，我還要極

力幫大姐的忙，大姐，是不？」她被他說的那黑黝黝地臉變成紫色了。她略停了一會，笑着說：

「……你們男子，真神經靈敏，米斯特王到我這裏來，我就和他發生了戀愛了嗎？戀愛不是那樣簡單吧？況且我已經聲明過，我在革命時期，決不戀愛，要守獨身主義，或者他，——密斯特王，對我有野心，我可不知道。在我對他只有朋友的關係。青琴你不要聽外邊的謠言。青琴含着笑說：

「也許是謠言。不過，我站在我們十幾年共生死共患難的立場上說，我希望大姐放棄守獨身主義見解，尋找新的生命纜是。小蘆也常常替大姐着急，如果大姐于密斯特王印象很好。我和小蘆都可以……。」

「你不要再說，」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決定守獨身主義。我決不象

小蔓那樣，先頗倡獨身主義的高調，後來見了你，就愛起來……

他正在說話間，在牆上電話機的鈴子嚮，牠停止她的話，趕快去接電話。

「……………」

她放下電話機，向青翠笑道：

「青翠你趕快回去吧，小蔓在家裏等你不耐煩，打來電話，叫你回去，你不要再和我胡纏了。」

青翠拿帽子向她笑道：

「好吧，我們明天再談，大姐千萬早些到——明天。」

「那一定。」她笑着送青翠出了她的街門。

鐘剛敲了七點，在長安街上芳湖春飯館門口外滿滿陳列些汽車和馬車人力車，青翠和小蔓乘着一輛沒有棚的敞汽車，來到芳湖春門口，遂着進去那些人們同走進芳湖春的雅座。

青翠在芳湖春是熟的主顧，所以芳湖春的老板，特地爲他找了個好房間——九號，除去青翠叫該館伙傢擺上一棹席外，青翠和小蔓便坐在沙發上，專等來參加他們宴會的客人。青翠笑着說：

「今天所請的客人都是對對成雙的，只有大姐和鐵牛是單獨的。我們不如乘此時機把他們讓在一塊坐，無形之中增加他們愛的熱度。」小蔓笑着說：

「到是個好辦法，我總以爲大姐外面唱高調，心裏確實愛鐵牛。」正

說笑間，站在門外的伙傢打起門簾來說：

「有客，九號。」青翠和小蔓都站起來向外瞧。一陣喜笑聲，走進了三對男女，都一齊笑着說：

「大喜呵，恭賀你們成功。」

「喜什麼？這不是極普通的事？」清華一方讓他們坐，一面說。小蔓在棹上鐵筒內抽出六支烟讓他們吸。正在喧嘩間，站在門外的伙傢又和從前一樣打起門簾說：

「有客，九號。」凡在屋內的主人和客人都一齊起來，同一的眼光向門口望，忽然大家齊喜笑起來，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是鐵牛和密斯李。

小蔓和青翠做了眼勢，小蔓笑着極力的招待他們倆個。在門外站的伙傢走進來說：

「客齊了吧？」小蔓應着說：

「齊了。」那伙傢又說：

「天已經不早了，讓先生們坐吧？」青翠和小蔓一齊說：

「今天是我们訂婚的日子，我們讓誰那裏坐，誰也不要推辭。表示你們對我們的戀愛熱烈的擁護。」他們說完了這句話後，就開始讓客人坐。果然大家不推辭，都按着他們倆的計劃坐下了。鐵牛和密斯李在一塊。

在青翠和小蔓各人執着酒壺，讓了一圈酒，大家開始點菜。點完菜後，大家開始猜拳。

此時屋內的杯盤聲，談笑聲，猜拳聲，充滿了屋內，有的笑着倒在他的愛人懷裏，有的用箸子鉗着菜給他的愛人嘴裏送的，有的乘着喧嘩的聲音偷着他的愛人談話的。密斯特李在這種男女充分表現『愛』的情形之

下，心裏受不住這極大的激刺，低着頭拚命的喝酒，彷彿有無限的心事說不出來。小蕊雖然在那裏和鐵牛猜拳，確看出來她的大姐——米斯李在那裏傷心，故嚇使鐵牛和米斯李猜拳，鐵牛也高了興，向米斯李笑着說：

「大姐，我們倆也猜猜拳，好不好？」米斯李陡然聽見鐵牛要和她猜拳，隨放下愁容，笑着說：

「米斯特王，我到不會，讓我一點。」鐵牛笑着說：

「大姐，不要客氣。」

如是，他倆開始猜起拳來，米斯李實在不大會猜拳，一連喝了五六杯酒，臉上不免紅熱起來，心裏也發燒，而精神到興奮起來，笑着向鐵牛說：

「我們不要再猜了。反正我勝不過你，不過，我希望你允許，我敬你幾杯！」鐵牛本來有點醉意，笑着說：

「大姐，肯讓我，我自然要喝的。」米斯李果然斟了三大杯，站着一杯讓鐵牛喝。鐵牛也沒有伸手去接，就在米斯李手中，俯下身子，就像牛飲水似的咕嚕咕嚕地飲下去了。鐵牛本來酒量有限，在沒喝這酒以前，肚子裏就喝的有點不舒服，因為難推米斯李之讓，所以勉強飲下去。但是，這一杯酒在肚子裏就翻騰起來，胃腸裏齊疼痛。在米斯李又端第二杯時，鐵牛說道：

「大姐，我可不喝了。」米斯李笑道：

「你應允我了，不能失信。」鐵牛被她逼得無法，說：

「我只能飲這一杯，再一杯也不能喝了。我飲這一杯，大姐還得陪飲兩杯。」米斯李也乘着醉，笑着說：

「米斯特王，一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就陪你飲兩杯。」她說着就再

斟了兩杯酒，一齊飲下，笑着向鐵牛說：

「你可沒有別的話說了，請飲這一杯吧。」說着又把在桌上時纔預備讓鐵牛喝的第二杯酒擎在手中送到鐵牛的嘴邊，鐵牛漲着紅紫色的臉，瞧了瞧在米斯李手中那杯酒笑着說：

「酒兮！酒兮！要我命兮。」滿棹子的客人及主人一齊笑起來。鐵牛無可奈何，又像在前那種牛飲水的法子的咕嚕咕嚕地飲下去。鐵牛飲完了後，便伏在棹子上說：

「醉了，醉了！」米斯李推他起來，說：

「米斯特王，你送我面子到底，請你再飲這一杯吧。」鐵牛睜着張飛似的眼睛，說：

「大姐，你不要向我玩笑，我實在喝醉了，再喝這一杯，一定要翻斤

斗。」滿坐的客人又一齊笑他。米斯李乘着醉意又斟了三大杯，笑着說：

「米斯特汪我陪你飲這三大杯。」說着一連飲了兩杯，因為他飲酒過多，放蕩過甚的緣故，脚底有點不自然，小蔓知道她要醉了，忙把在棹子上擺的時纔斟的那一杯搶去飲了。」米斯李好像沒瞧見，端着纔讓鐵牛喝的那杯酒，又送到鐵牛嘴邊，笑着說：

「米斯特汪，如果，你是好朋友，請喝下這一杯吧。」

「我實在醉了，不能再喝了。」鐵牛用手推她。

「老大姐的面子，只差這一杯嗎？」

「不成，老大姐的面子也不成，我絕對不能喝。」米斯李有點羞，沒法再把端在手中的杯放下，因為滿座的客人都笑着，好像看她究竟能讓下去不能。她暗想：鐵牛也太可恨了，平素我待他怎樣好，這一點面子都不

給我。她氣奮起來，又加上時纔飲下的酒又都湧上來，嚴厲地說：

「米斯特王，真不喝嗎？」

「我真不能喝。」

「你真不能喝，我要摔酒杯了？」

「你摔吧！鐵牛怕這個。」嘩啦的一聲，那酒杯碎在地板上。滿座的客人都停止喧嘩聲，集中目光在他們倆個人身上。小蔓急了說：

「大姐，你這幹什麼？……」小蔓沒有說完，鐵牛抬起伏在棹子上的頭，爬起來，拿起擺在自己眼前的一杯酒，潑在米斯李臉上，冒道：

「你給我這種難看！」米斯李被他這一杯酒潑得滿臉都是酒，水淋淋地往下流，她委實氣極了，放聲大哭起來，跑到鐵牛眼前就要打鐵牛，哭着說道：

「……老王你真沒有良心，我怎樣的愛你……你……」小蔓和其他的女客，拉着她。青翠拉着鐵牛，鐵牛滿嘴裏亂嚷，誰愛你這個豬八戒。

米斯李哭着指着小蔓罵道：

「小蔓阿！你不該不愛我，你去愛青翠去了，我每天晚上……沒有你和我摟着……」

小蔓羞得臉亦紅，厲聲道：

「大姐！你這些話却好說出來？」用手撫着她的嘴，恐怕她再說不好聽的話。

此時鐵牛已經被青翠拉在他一個屋子內。青翠也來幫同小蔓等勸米斯李。

米斯李看見青翠來，忽然不哭了，睜着可怕的眼，跑在青翠眼前，青

翠正想着去勸她。冷不防她一口咬在翠的肩膀上。翠嗷呀一聲，在襖衣上已經透出血漬來了，小蔓忙跑到這裏，拉着她，她哭着罵道：

「青翠！你是我的情敵，不該把我的小蔓爭去，我非咬死你不可。」
掙出手去，就往前跑，所有的男女客人都一齊拉住她，他翻過身子來向大
家罵道：

「你們都有愛人了，不管我了，你們都一齊來欺服我。我……非一齊
咬死你們不可……」她說着向各個客人，——也不論男女亂咬。

大家又笑她癡癡，又怕她——『咬』着各人，都在屋內笑着亂跑。窗外站滿了伙倀及看熱鬧別的屋內的客人。青翠和小蔓想了半天，暗想：她如何善其後？青翠喊了一個伙倀，囑咐去叫輛汽車。小蔓和青翠按着她。她撲着青翠哭着說：

「米斯特廣，我們到屋裏去，嘻玩去……」

又用手擰了青翠的腮上的肉，她笑着說：

「我真愛你呀。」青翠紅漲漲地臉鬆了按着她的手。滿屋內的客人及院內的參觀者，一齊大笑起來。小蔓和青翠真個無法可想。小蔓用手按着她的嘴，在她每次欲說話的時節。

「汽車開到了。」進了一位伙倅說。

小蔓和青翠及在屋內一切客人，再參加些飯館內的伙倅都幫忙一齊把她抱在汽車上，小蔓叫着飯館內兩個伙倅同送在她的公館。

客人也都向青翠小蔓告辭散去了，只剩下青翠在飯館內看守嘔吐狼藉的鐵牛。

一九三〇，七，十，作於太原。

愛的波浪

(一)

她今天晚上回公館時，非常的晚，她的母親和她的小弟弟已經安眠了，只有一個老媽子，尙未睡下，在廚房內替她燒開水。

她來到她的房內，開了電門，用手巾拭了拭臉上的汗珠，因為她覺得身上發燒的緣故，把身上穿的衫子脫下來，把腳上的皮鞋，也脫下來，換上拖鞋，坐在沙發上，一方面用扇子搨動着風，一方面回憶時纔在交通飯店的情形。她反復的想：一個像書生般的溫和，柔媚，寡言，深沉的他；今

天居然能夠發出那種粗暴，野蠻，卑陋的舉動來，這種男子的心理，真難推測。他平常會和我常說過，他愛我，不是爲要求性慾，是希望我作他的精神方面的好朋友，並且要求我常常給他精神方面的慰快。他批評一般戀愛者，只顧發泄獸慾，把「愛」的真意義，都失掉了。那些人，算不得戀愛，只配稱性慾衝動家，我很佩服他的理論，所以我極端的願親近他。

近幾天，他的狀態，完全改常，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每次見我時，不像先前那種莊嚴的態度，總是呈現出一種笑嘻嘻地顏色，兩隻眼，似賊一般的看我，那視線，非常的銳利，射到我身上，刺的滿身作痛，使我進一步感覺一切男子都可怕。我這幾天，也不知心裏是怎樣？總是起了一種異樣地感覺；見了他，總是現出一種羞怯的態度，心裏不住怦怦地跳，所表現的舉動，我知道一定不自然的。這種態度，不應當在他面前表現，假

若表現出來，一定會誘起他的性慾的衝動，猛烈地向我身上撲來，將「愛」的真意義消失去；但，我無論如何總是制止不下，我應當怎麼處？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今天下午他來電話約我五點鐘到北海去遊玩，我本來這幾天不願再見他；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樣的在電話中馬馬虎虎地應允他了。

我到了公園後，他站在大門內橋上等我。我見他以後，使我心裏起了一個大驚奇，因為他今天，打扮另外的漂亮，穿着深藍色的制服，白嗶嘰褲子；臉上，大概撲上粉了，在先前主張樸素受苦耐勞的他，居然，這樣的一腐化一起來，能不令我驚奇嗎？我仔細瞧了瞧，到把他瞧笑了。他

說：

「妹，你端量我幹什麼？」我笑着：

「我看你好看？」

「我好看嗎？妹，你愛我嗎？」他說着把他的左臂架在我的右臂上。這種舉動，使我更不能不驚奇了，因為他和我交好以後，連手也沒敢握我；今天，我真佩服他大膽。我向外掙了一下，他架得堅實的利害。我又一想：「公園裏架着臂，而走的男女甚多，我又何必怕呢？」

我們談笑着向前走，所可奇怪的，他今天好像瘋子似的。往日談話，他不談什麼黨務，就是談什麼政治。今天，他所談的話，均是戀呵，愛呵，情呵，意呵；在一次沒有和男子談過戀愛的我，當然有些羞羞答答地。誰知道，我這種羞怯的態度，更增加他不少的幸趣。我很不能即刻要求他不談，但是他談得那樣高興，我怎樣去制止他呢？

我們到了濼濼澗，坐在假山谷內一個茶坐上，四外沒人，真是個幽靜

的地方。我雖然常到北海去，但我永沒有走到這個地方，今天一見好像似發現新大陸似的。他笑着說：

「妹妹，這個地方，很清淨，正是談戀愛的地方！」我實在聽不慣這些話。我沒好氣說：

「哥，你不要，閉口戀愛，開口戀愛，有正經問題討論討論，沒有，就坐一會。你瞧，你這幾天，好像瘋了似的。」他毫不在乎，向我嘻笑一陣，用手攥住我的手，低下頭去，在我手背上吻了一下，我趕快縮回手來，馬上表現一種發怒的樣子。但，我心裏，被他這一吻，不知爲什麼來了一陣麻醉的滋味，呼吸的氣也都像被一種東西壓着，喘不出來氣似的。我知道，這事不大好，我因愛護我的處女之貞，和維持我們的高尚的一愛，只有趕快離開他。我起了坐，向他說：

「我要走了。我還有事呢？」

「不，我們再坐一會吧」。他表現出一種哀求的意思，而且兩眼飽含着淚。我又心軟了，終久又隨他坐下。他這次確比先前沉靜的多了，一語不發，恰恰恢復了初次和我認識的態度。這本來是好現像；但，我不知爲什麼又狂笑起來，我這一笑，又把他的性慾引誘起來，他又向我媚笑了。他說：

「如果你討厭這個地方，咱們就出去；現在正好晚餐的時節，咱們到交通飯店吃飯去。」我停了一回，本來打算拒絕他；但是，我不曉得當時爲什麼又跟着他去了。

我們進了交通飯店後，他找了一個二等房間，茶役開了門，我們便走進進去，屋內特別的明亮，裏面佈置非常的華麗，除却一套沙發椅子和一張

靈巧的方棹外，還有一舖精巧的銅牀，上面還裝有白幔子，那牀舖真有點奇異，誘引得我身上皮膚肉裏都一齊發燒。他讓我坐在沙發上，茶役便拿着菜單送在我們的眼前。他微笑着遞給我，問我改換不？我瞓了瞓，把牛排改換了豬排，因為我討厭牛身上的東西。他又告訴茶役兩份都改換一樣的吧。

茶役走了之後，使我陡然驚恐起來，因為我瞧着他那副獸慾性的眼睛，今天分外的銳利，那獸慾性的光線，直射在我身上，彷彿要即刻吞食我似的。我連想到這個——飯店，又設有這個牀舖，都是不利女子的地方，尤其是我有處女美的女子，不應當被他誘惑到這裏來。我懊悔了，我坐在沙發上，一語不發。

他在地板上微笑着環了一回，忽然也靠坐在我坐的那個長沙發上，俟

他握起我那右手後，我知道他心裏已經決定要向我施其獸慾的伎倆；但我卻沒有什麼事實來證明。我不願在「莫須有」三字中給他難看。他撫弄着我的右手，漸漸地撫弄我的左手，這真是使我意料不到的，他忽然摟着我的脖頸向我嘴上吻起來。我真氣腦急了。我擁下他的雙手說：

「……………我和你是一種精神的愛，我只有用精神去愛你……………你這種獸慾的行動，就是破壞咱們精神愛的一種表現。……………我可明白你的爲人。」……………我說着幾乎想在哭。他嚇得真可憐，馬上雙膝跪在我的面前。他咽啞着說：

「妹！妹！我和你的情感，我也知道只是精神方面之愛，像我這種呆笨，懦弱，還配和你發生肉體的關係嗎？不過，我和你……，這就算是肉體的愛嗎？精神之愛，就不能……嗎？我對你只要求這一點，你還拒絕我

嗎？」他哭起來了。

我暗想：他真可憐！是的，精神之愛，就不可得嗎？他待我真個好了三四年，愛我的表現，始終如一。這番苦心，我不應當連他都拒絕他了。我拉起他來，我安慰他不哭。他哭着狂摟着熱烈的在我嘴上吻了一陣。我身上被他誘惑得燃燒得利害，我懊悔不該隨他來到這個飯店。

茶役送進晚餐來，我們又都湊近那張靈巧的小方棹上，開始吃我們的晚餐。

我發現這次吃西餐，他的態度，和常時完全不同，在常時，他總是客客氣氣。這次，他的態度，非常卑俗，時時現出他那諂笑，不是用刀子替我割盤中的鷄魚，就是替我加鹽和醋醬油。尤其最令我討厭的，我素日來並不喝酒。他是知道；今天他無論我如何推辭，他非逼我喝三杯白蘭地不

可。他這種異乎常態的表現，使我心中非常的害怕。

我好歹挨着吃完了。我被他鬧得實在的乏。我順便倒臥在那鋪牀上，因為喝多酒的緣故，兩眼朦朧着想在睡。也不知他什麼時候關上門，我在昏迷中感覺着有一個很重的東西壓在我身上，接着我的嘴被一個東西壓着吹不上氣來。我心裏起了偉大的怕，我急忙的推下我身上的那個沈重的東西，爬起來，在我下來牀，睜開眼，纔知時纔壓在我身上的他，我真氣極了。他這種舉動，簡直是強盜。我咬了兩咬牙，冒道：

「我錯認識你這禽獸，從此，我們絕交好啦！你……這樣……。」我說着哭了，我爬起身子上來就往外走。他哭着跪在地板上，扯着我的襖襟哀求我說：

「……我……錯誤了……我……我……錯誤了！……妹！……妹！原諒我這

「一次吧！」

我真氣急了，我端起腳來勇猛的踢他兩腳，掙出襖襟，開了門走出，在我走出門後，還聽見他的哭聲。

我回到家裏，已經有兩小時了，心裏還不住的亂跳。男子的性情真不易觀察，素日間瞧他有多莊嚴，多高尚，多誠懇。今天把原形都現出來了；有多卑污，多粗糙；戀愛就是這樣？我看他簡直是獸性的衝動。多虧我有主意，沒有被他欺騙了，失了我的最寶貴的處女之貞。

我決意和他斷絕關係，並且使我向前！對戀愛問題灰心，恐怕一切男子都是如此吧？

(11)

她今天晚上回來比昨天早的多，她的母親和她的弟弟還都未在安眠，

在院中涼棚下乘涼。她回來，臉上很難過的，在問了她母親晚安以後，幾乎要想哭。她母親很驚疑的，隨着她走到她書屋內，也可以說是她的臥室。

在她的母親走進以後，她坐在沙發上，已經哭出聲了。她母親心裏納悶，暗想：她每次來家都很晚，今天爲什麼特別的早，而且素日回家時，都歡天喜地的，今天她怎樣這樣悲哀？其中必有原因。她母親便坐在她的旁邊，撫着她的手問道：

「情兒！你怎樣的這樣難過？告訴媽，誰欺你呢？我替你出氣。」她被她母親這一問，更誘起她的悲哀，索性倒在她母親的懷裏，放聲大哭起來。她母親更驚奇起來，一方面撫弄她的可愛的頭髮，一方面逼問她，說：

「情兒！媽是你最親近的人，什麼話都可以告訴媽？你若有意不告訴媽

，你還告訴誰呢？……好孩兒，你說……。」她咽啞着說：

「章郎！……他和我惱了。而且他病得快要死，她說着哭起來了。」

「爲什麼和你惱了？他不是很愛你嗎？你得罪了他嗎？……他又有了愛人？……。」

「他還是很愛我……因爲……很愛我……所以病重了……。」她媽冷笑道：

「這倒奇怪？他愛你到那樣，他如何能惱你……不能……一定不能……。」

「……不是……母親，昨天晚上……我被他約到一個飯店內……他要來我……，我不該拒絕他。今天，我到學校去，我聽見同學說，他昨天晚上哭了一宿，天明吐了好幾口鮮血，現在被在送法國醫院，醫院大夫說，

溫度太高了，有點危險！……所以我心裏難過……假使他真死了，豈不是我殺了他嗎？」他又啞啞起來。她母親說：

「……昨天晚上……他要求你什麼？你爲什麼拒絕他呢？你不很愛他嗎？……。」她哭着說：

「我很愛他……不過……。」

我不能叫他沒有儀式的愛我

「不過，什麼？」

「我看他對我的要求，非常的卑污，非常的粗暴，好像禽獸的性慾的衝動……一時不歡迎他這樣，所以拒絕了他。拒絕了他以後，我到不懊悔。今天到學校去，他的一個好朋友，告訴我，他已經愛我三四年了。他看我老是冷冷淡淡，他感受很大的痛苦，他的心臟病，也可以說爲我受的；所以他這次向我表示，是下了決心哀求我，想了半年的哀求方法，萬

想不到遭了我拒絕，…………現在他決意自殺了！」她的母親喘了一口粗氣說：

「倩兒，你既然懊悔了，你應當到法國醫院看看他，認幾句不是，應允…………。」

「我何常沒去，今天下午我就去的。我剛纔還是從那裏回來。」

「他對你怎樣？」

「他惱了我了…………他…………。」她哭得更利害些，在母親懷中兩肩不住的聳動。」

「他說什麼？」

「今天…………今天，下午…………我到法國醫院。他住在三等醫院八號房間內。我進去後，他正昏睡着，我把他叫醒。他看見我以後便哭了…………。」

「哭了以後，他說什麼？」

「他說：他錯誤我三四年。他說，戀愛，就是肉慾和情感相結合的一種表現，只有精神方面之愛，那是一種苦悶的戀愛，他不願再繼續下去了……」

「……你應當進一步表示，允許他……」

「是的，我告訴他懊悔了，那天晚上，在交通飯店內。我希望他原諒我……並且……我說，此後，我一切的一切都允許你呢。他向我冷笑了兩聲。他說：「我已經決心自殺了。你雖然有毅力，再恢復我們的情感。我呢？三四年中的隱藏在心房中的烈火，已經被你用凉水沖滅了。我實在沒有力量，沒有勇氣，再繼續下去，此後，我願你……永遠去踐你所主張的精神之愛吧。」他又說：「你瞧，你多恨，你何至於下狠心踢我那兩腳。」

他說着把胸部呈露出給我看了看……紅青色的腫起兩大塊肉。……母親呵！我懊悔！」她又放聲大哭起來。

「後來，他還說什麼？」

「後來……後來……他不再理我了，他揮手叫我回來。他決意向我絕交了。……母親呵！我兩年中，只有感覺得他一人可愛，他既然不愛我了，我也決意要自殺。……母親呵……孩兒不能再在母親眼前奉侍母親了。……」

「情兒，你不要心裏難過，你和他的情感，並不能這樣簡單，就算完結了，況且又有三四年的歷史，以後，一定會恢復起來的，你要忍耐些。

……情兒，你不要哭了。」他無可奈何止住了哭聲，悶坐在沙發上。

她的母親已經被燬的弟弟哭叫去伴他睡覺，屋內只有她一個人。此時

的她，心屋中滿裝懊悔，她想起他那副清秀俊艷的面目，溫和熱烈的聲音，她想起昨天在北海濠濮洞內，他吻她的手背，在交通飯店內吻她的雙唇，最後想到她在牀上睡，他壓在她的身上，種種的情景，均足使永沒享受過性的感快的處女——含羞怯。她又想：也許戀愛就像獸類的——性的衝動。不然，母親怎的不以為奇怪呢？更奇怪的，學校的男女都知道這回事，所有眼光都注視我。黃娥姐姐說：「如果你愛他，你就該應允他的要求，不應當使他難過。」我懊悔了，昨天晚上，底確是他很誠懇的哀求我，我為什麼不坐那裏，嬌傲他，提高我們女子的地位，而最後允許他：……」現在怎樣辦呢？看他的樣子，一定惱我了。再求他像昨天那個哀求我的樣子，不可能。我只得反過來哀求他了。明天，我再去，索性我先把所有的……：……：……送都給他，看他如何呢？」她這樣的計劃了一宿。

她今天晚上回來時，比往日都晚，姑不論她母親和她弟弟都睡了，連老媽已準備躺下安眠了。她叫開門後，便一頭衝進她的寢室。在老媽替她鈕開電門後，她的第二句話，說：

「快打臉水來。」

她今天特別的高興，那高興，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高興，連老媽都看出來，笑着說：

「小姐，什麼事這樣喜歡，連嘴都閉不上呢？」他笑道：

「沒……沒有什麼事，你快打臉水吧。」她雖然笑，却含着羞，這更是她從來沒有的表現。她脫下她的旗袍，露出她的緊身小襖，脫下皮鞋，換上拖鞋，正準備洗臉。在老媽子打進臉水來，她又笑了。老媽子實在有

點驚，但也不好再問。

她用肥皂仔仔細細地洗完了臉，擦上了粉，塗了嘴唇，又畫了眉尖，換上睡衣，對着穿衣鏡，端量了一回，坐在沙發上，閉着眼睛，溫習今天下午的事情：

他想：今天，我到法國醫院內，心裏暗想不知得用多少話語，纔能夠安慰好章郎。竟不知道，在我到了他的牀跟前，還未問完了他今天病愈否？這句話，他就笑起來，一把將我的手握着，又像在北海濠溝那次一樣的吻了我手背一下。我不敢再惱怨他了。我只得陪他微笑了笑。

在我還未開口給他陪不是，認錯。他倒說：

「情妹，昨天我太不對，沒有正經理你……你心裏很感覺難過嗎？」

他這一說，真使我感激，我昨天難過了一宿，他怎樣知道呢？我聽完

了這句話後，我便哭了。我倒在他懷裏，痛哭了一場，實在想不到他對
我還是這樣好，在我嚴詞拒絕了他，用腳踢了他以後。我說：

「章郎，你還能原諒我嗎？」

「前天我懊悔了，不當……」

「倩妹，我不怪你，像你僅有十七歲的女子，當然不瞭解戀愛。戀愛
——不及於肉體，還算什麼愛呢？那還不是空的嗎？你是中了唱高調的男
子的話的毒了。什麼叫精神戀愛？倩妹，你應當明白些。」他咽啞着說：
「章郎，我很佩服你說的話，先前我底確迷信精神之愛，我認為肉體
之愛，是污濁，是獸性的衝動。不過，現在……」

「現在，我思想變遷了。」我仰着臉向他微笑着。他攙着我的脖子，
伸着嘴要求和我接吻。真羞煞人，我不敢再拒絕他了。我不知道那時怎樣

的把鮮紅的嘴唇送在他的嘴上。他真淫蕩，……。我心裏在那時，顫動得特別利害，通身都發燒，尤其是我的下身……我那時真沉醉在他懷中了。

男子真大胆，醫院裏人那樣多，他真不顧一切。我真不曉得他的病好得那樣快。他在我被他吻得沉醉的時節，他下了牀，關好門，便替我解開腰帶，你想；在僅有十七歲處女的我，被一個男子……能不羞怯嗎？我實在不能不拒絕他，我用手力推他，他臉上馬上又變了顏色，替我解腰帶的雙手漸漸軟下來。我恐怕他又惱我了，恐怕他又犯病了。在推下他的雙手，改變了方向，我也把他的腰摟起來。我閉着眼睛任他擺佈吧。

處女和男子第一次交媾，還有這樣大的痛苦嗎？處在醫院內我一點聲音也不敢出。我只有忍耐着……^叫他……^會……任章郎輕薄吧！

在後面……呀！無怪乎戀愛多願發生肉體的關係！原來男女交媾，是雙方都有快樂的。……嘻嘻！嘻嘻！他真淫蕩……在一個下午內，……：這真奇怪啦！他那種性欲衝動的表現，真使我害怕，吻在我嘴上的他的嘴唇，彷彿要吞下我去，壓在我身他的身體，彷彿要想把我壓成肉餅；插在我……噯呀！人和獸有什麼分別。

我從醫院回來，我覺得不像先前的我了。我覺得我的身體好像放在鵝絨氈上一樣舒服，又好似剛出浴盆的那樣輕快。我彷彿生了翅膀能飛進雲霧裏一般。也許破瓜後的女子，心裏都有這樣變化。

我記得我臨別章郎而要出他的那間屋子時，他握着我的手，送我，他笑着說：

「你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真是令我慰快呀！他又說：

「你破工夫，明日早起來。」我那時真是醉了，醉得我通身發軟，幾乎走不出醫院的門。

真使我出乎意料之外，男女間愛情那種熱烈，原因都是有肉慾的關係呵！勿怪乎章郎說：「戀愛，就是肉慾和情感結合的一種表現。不能發生肉慾，戀愛是苦悶的。精神之愛，是欺騙人的名詞。」此後，我要向實際上的戀愛着工夫，哈哈！每日要求章郎同我……（含一回）她說着把左腿擱在右腿上，用力向裏緊了一緊，又繼續想：今天章郎向我說：「要找個日子結婚，常常鬼鬼祟祟地不是事。」三四年間，我並沒認識錯人。她想着心裏非常的嬌傲，彷彿她有眼光像X光線一樣觀察人。他又想：這件事總該告訴母親，母親昨天晚上，被我哭的一宿也沒睡。我喊着一聲：

「王媽」王媽應着走進來，說：

「小姐，還不睡嗎？明天還有課。」

「你不要管，你去告訴太太，就說小姐要到太太那裏睡。」王媽應着走去，她隨後也跟着王媽到了她母親的屋子。王媽鈕開電門，屋內隨着明亮起來，她母親摟着她弟弟在那裏躺着，向她說：

「你怎麼回來這樣晚。」

「我到醫院內去看章郎的，她飽含着笑。」

「他不惱你了。」

「不……不惱了。母親……」她羞得說不出來話。

「倩兒，羞什麼？什麼不可對媽說。」她母親微笑着。此時她已經脫了外衣，上了牀鑽進她母親的懷裏，笑着說：

「……………母親……………他今天又要求我……………」

「要求什麼？……你允許他嗎？」她母親也含着笑意的問。

「……我……我……應允了他的要求。……。」

「倩兒，那麼你已經失身於他了嗎？」她母親緊摟着她。

「……噫……母親呵？不應當嗎？」

「……沒有什麼。我很願你們相愛，你們那天結婚呢？」

「……他要求結婚的日期，我回家商量，母親你說，那天好呢？」

她母親嬉笑着，說：

「你們倆商議吧。媽是都願意的。」

「好，明天我再同他商議吧？」

這天晚上，她緊摟着她母親，緊偎在她母親懷裏，彷彿是一隻綿羊似的。在睡夢中還緊摟着她母親的腰圍，嘴裏不住的，「章郎！章郎！」的亂叫。

一九三〇，六，十一。作於

張家口旅館內

大鐘寺內的冬夜

一個狂風暴雪的晚上，在大鐘寺內鐘樓上坐得一個癩頭小和尚，披着一個破爛不堪的舊皮襖，戴着破爛不堪的氈帽，抱着木槌，——敲大鐘用的。在那裏打瞌睡。

忽然來了一陣狂風，飛來許多雪豆子，打在小和尚臉上，使他清醒了。他定了定神，自言自語的說：「這大概是『佛』來責罰我吧！因為我不勤於職務，所以飛來雪豆子，來打我？」他跪在鐘樓上，禱祝了一回，「什麼大慈大悲的『佛』宥恕這小和尚這次吧」。他祝禱完畢後，抱着木槌

，爬上鐘樓上的最高的一層，因為風大的原因，那樓板被狂風振動得吱吱地響，彷彿是要塌下來的樣子。

他爬到上面後，接着又來了一陣狂風，帶着雪豆子撲到他身上來，他被風雪幾乎打翻了斤斗，險些要翻下樓去。他暗想：這樣冷的天氣，而陰森黑洞般的大鐘樓上，豈派我來管着打鐘。爲什麼兩個徒弟不輪着派遣，每次必派我呢？他說：「我會敲，敲得響；廣慶不會敲，敲不響，所以叫我來。」哼！我雖默，也明白這個道理。無非他愛他，怕他受風寒；討厭我，罰我管着這口古鐘吧。這樣偏偏心眼，還想修鍊成「佛」？「佛」都是普渡衆生的、愛護一切的人類。決不像師父，只愛他？——師弟。我看師父，將來，不但成不了「佛」，恐怕還得入十八層地獄。

他擎起木槌來，向頭頂上的大鐘用力敲了三下，這大鐘便吼喊了三聲

，那吼喊的尾音，深沉而幽長，至少也能見聞於五里之外，——在夜間。他自己笑道：

不怪乎，人人都說這鐘是漢代的古物。你瞧，多響亮呵！他敲了鐘後，精神也充足起來，站在鐘樓上用他的眼睛遙望，廟內廟外都被黑黝黝地氣焰籠罩着，一點東西也瞧不見，只有屋頂上的瓦楞上的，地皮上的雪，白皚皚地在昏暗中放出白光來，還有一粒燈火，在他師父房中螢螢地亮着。他驚疑着，暗想：古怪！天快到兩點鐘了，師父還不睡嗎？他精神越法足壯起來，下到鐘樓的第二層，從第二層下了樓，走出門外，慢慢地走着，輕輕地放脚步，他準備探聽他師父晚間作什麼工作。

他逼近他師父窗前，幾乎連氣也不敢喘。他知道萬一師父曉得他在窗外竊聽，一定又要逼他跪在「佛」堂前，用很厚的板敲他的屁股，和他每次

敲鐘那樣用力。他聽見他師父屋內，有兩個人嘻笑聲。他心裏暗暗納悶，這種嘻笑聲，有些猥狎，彷彿是他八九歲時在他家中的晚上，偷聽他父母在屋內晚上跳舞時的嘻笑聲音一樣。他斷定這大概是男女交媾所發出來的嘻笑聲。但他又一想，馬上把他所幻想的否認了。我師父是出家人，平日最崇尚節慾戒色，修鍊得道。他是常常告誡我和我師弟，見女子要不動心，纔能修鍊成佛，若見色心動；那一佛（就會知道的，死後要下油鍋，爬刀山，滿身燒刺得焦爛。他既然有這種主張，絕對他不會和別的婦人女子發生了什麼『交媾』，而且，這廟內，這樣空閒冷靜，只有我和師弟及師父三人，那裡能進來女子？不能，不能，萬萬不能。他又聽，但是，這兩人的嘻笑聲音，究竟是誰？不用說，一個是師父，那一個？……』

『嘻……呵……愛……呀……嘻……！』這分明是『交媾』

的聲音，但是，不像是個女子，好像是男子的聲音，尤其像師弟，——
廣慶的聲音，男子和男子還能『交媾』嗎？這真是奇天下之大怪啦！他驚
疑着用舌尖挑濕破了窗上的紙，將眼對上一個。

果然裏面坑上伏臥着他的師弟，——廣慶。他師父在他師弟身上伏着，
兩個全身雖然壓在一塊，但被身上的被蓋着，看不清楚兩個人的下體，
只瞧他倆個人身上的被上下不住的起伏，就像廟內井上的抽水機一樣，在
被內隱隱約約發出來帶粘液性的聲音。

他被這種永沒瞧見的情景，激刺得他滿身發燒，週身的血液也循環得
快起來。奇怪！下部也不知不覺得硬邦邦地，觸在那磚牆上，好像要頂入
進去似的。他用兩腿夾了兩夾，心裏暗想：師父所以徧心他，原來他能和
師父幹這種事，所以被師父愛上了。無怪乎，他整天和師父鬼鬼祟祟地，

凡是勞苦的活，都叫我做，晚上把我送在鐘樓上睡，他好好每天晚上偷着和師父擁抱着呵。

『這也難怪！人家長的多漂亮，那種似玫瑰花的臉蛋，似楊柳般的小腰，似櫻桃般的小嘴唇，再永沒有接近過女人師父，能不留戀他嗎？噯呀！什麼吃齋念佛？什麼修鍊成仙？什麼節慾淨身？原來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師父的秘密，我可曉得啦，明天他再打我，我要給他都揭出來，看他羞也不羞。』

可愛的師弟！你既然有這樣美貌的姿色，你何必留戀這老古董呢？明天晚上我們來吧，我雖醜陋總比他年輕。他一方面想着，一方面偷着看，在裡面的人們表演激烈的交戰後。他在外邊實在支持不住，用手扯開褲子，呼吸忽然急促起來，手不住上下顫動起來。

是廣慶，是廣慶，是廣慶！嚶呀！廣慶。

他的週身忽然呈現一種醉軟疲乏狀態之後。他暗想：這種行動，實在是犯罪，犯佛法。他想起死後下地獄的可怕，發誓再不幹第二次了。但他又一想，我師父那種清淨自愛的尙且和師弟幹這種事，他們不怕「佛」，我還怕「佛」嗎？他又向裏廳裏面在他師弟身伏着的他的師父，已經爬下來，他的師父的嘴已經和他師弟的嘴吻在一塊了。他知道到了他走了時節，再晚了恐怕他師父出來瞧見，他於是乎拖着他虛軟無力的身體，勉強再爬上鐘樓去，在他爬到鐘樓上最高的一層，他遠望見他師父的門開了，他師父攙着他師弟的頸頸送到他師弟屋中去，他驟然發來一種癡想。他咬了咬牙，他拏起木槌來向架上的鐘用力敲了三下。

那鐘照例吼喊三聲。

他暗想：這鐘聲，就是『佛』的怒惱的表現，是預備警醒世界上一切狗男女。

大理石神像

(上)

甘肅紅水縣，居民多在土崖和山石下掘洞而居，雖在富餘的居民，亦多不免仍有穴居者。那洞的構造却是巧妙，洞口多用巖石塊碎磚堆砌成的，裏面的洞頂或就山內的自然的參差不齊的巖石，或另用巖石塊及碎磚塊堆砌成半圓形，就像古墳內頂蓋所堆砌的樣式，裏面地方很寬闊，也有內外的屋子，也有土坑及板棹箱櫃之類。然裏面大半昏黑，雖在白晝尚須燃燭。

143

願民，雖然在縣署內充當了科長，積下了不少的財產，但他仍然不願

捨離開他這輩輩世世相傳下來的一座古洞，去搬移到城中瓦房內住。他有單減的家庭，除他以外，還有一個妻，剛纔結婚兩年，還有他一個契友，是同他住在一個洞內的。

他對於他這座古洞，曾起來了一種奇異的看待，他委實沉在迷信的狀態中，覺得他家裡所以能夠輩輩世世地在官府內混差事，純是這古洞所賜給他的福分。你瞧，這洞外一股泉水圍繞着，後背又是一座崢嶸屹立的大山環抱着，這古洞適在其正中，風水極佳。他認為他的產業，所以能積聚這樣多，所以能獲得這樣艷麗的妻，甚而至於和他同住在他舊有的朋友所以對他感情能這樣熱烈，都是古洞的風水有以致之。如是，他曾請當地出名一個精工的石匠給他彫刻了一個大理石的山神像，供奉在他的古洞內的石廚內，這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事。

這幾天他受了些小風寒，沒有到縣公署去，躺在牀上休息着。他的契友，還是照例在縣公署去，幹他的抄寫工作。妻陪着他在古洞口坐着縫紉，一個冬日的正午的時節。

願民在這幾年，是永沒有這樣靜靜地休息過，所以他特別覺得心海裏靜，靜得像一個鏡子一樣，能像出他自己的影子來，或者像似深潭內的水，澄澄地都瞧着潭底下的水草和碎瓦礫。使他在這幾天感覺出異於尋常的一切，因為他耳邊不時的聽見一羣狗狂吠，好像望日月而狂吠。在洞底下似乎有些「呼嚨」「呼嚨」的沉在地層下的聲音。

更使他疑惑他自己爲什麼這樣焦灼？爲什麼這樣不安寧？爲什麼眼皮灼灼亂跳？爲什麼心海內這樣驚顛？他打算把這些希奇狀況，都一一告訴他最親愛的妻，和他素日在契愛的朋友。他正在準備喊叫他的妻。

妻走進來了，兩眼他含着淚，手裏拿着一個紙條，向他說：

「我……我……母親今天早晨病故了。我哥哥打發我的姪兒來叫我回去……。」她沒有說完她所應當說的話，就俯在坑上咽啞起來了。噢！我這幾天心裏不十分安寧，原來妻的母親病故了？他拉起妻來說：

「你不要哭泣，人死了，還能夠再活嗎？你趕快跟着你姪兒回去吧。」

妻爬起來趕忙在牆上釘子上拿起一件大棉襖穿在身上，就要跟着在洞內外間站着的她的十三歲的姪兒走。願民說：

「妻，你今天晚上回來嗎？」

「不，明天早晨吧？」

「也好。」

妻和她的姪兒慌忙的走出洞門外。此時，棹上的小鐘已經敲了五點了，

他在坑上躺着，心裏計算：明洗，今天晚上恐怕得十一二點鐘纔能夠回來。晚上這頓飯，必須自己做了。他支持着下了坑，在外間那個鍋爐旁邊，用一個磁碗在米缸裏取出一小半碗米來。他另舉出一個取水的銅勺，坐在沉埋半截在地下的水缸旁邊小板橙上，用銅勺子取出水來，在一個大磁盆內淘米。他淘着米心裏暗暗歡喜起來，灰白的臉上露出些笑意來，自己想自己一生的經營，聚集下馬蹄紋銀約有兩千多兩，埋在自己坑下的石頭洞內，誰也不曉得。這樣年頭，送在城內舖子裏，雖然可賺點利息，然而難免被人家騙走，還是埋在地下妥當。

銅勺內的水來回的嘩啦嘩啦往盆裏傾倒下來，小米已經淘得清淨了，洗得牠的週身一點塵土也沒有，並且沖洗得成了一種燦爛金黃色的米粒。但，他心海裏只管充溢着些歡喜的幻想，手裏只管任意的淘洗着。前兩天

我病的沉重些，恐怕要死了，這些埋在地下銀兩，沒有人曉得，所以我暗暗地告訴妻。妻歡喜的眉目間都開了花。我叫她還是替我密着，任何人不能叫他知道，連閒洗，雖然是和我有生死的交情，然而，他總是外人。

人生的最大的幸福，是要得嬌艷俏美的妻，不只要她容貌美，還要她身體美，不只要身體美，還要態度姿勢美，一切都算美到極點，但她不貞節，終日和人家吊膀子，害得自己男人戴綠帽子，那也算不得有幸福，總得有幽嫻貞靜的美德，纔算是一個完全的美人。我的妻，他想着吸進一口氣。她的容貌身體的姣妍婷婷，當然屬於絕色了，尤其令人神魂顛倒的，她那種嬌蕩的神情，誘動得人的筋肉起了痙攣和酥醉，連滑頭都要溶化在她的嬌蕩醇濃的甜液中。

呵，她真幽嫻貞靜呵；除去他在夜深人靜的時節，放蕩她那性的激烈

的要求，嬌笑柔媚的態度去承受我的熱烈的愛以外。白天，不但對他人不交一言不看一看一眼，即便對於我的契友明洗，也不嘗言不嘗笑的，相敬如同來的賓客一樣。她這種「貞操」，鍾情如一的志向，更是我欽佩和感激。

陡然他想到小米已經淘好，他起身放到鍋內，蓋上鍋蓋，就往裏填碎草。竈下的火不住的燃燒起來。他繼續的想：明洗也真可愛，真是個美艷的少年，而且多才。縣公署的事，都是他一個人幫助我。他真富於感情，前幾天我病重了，除了妻伺候我以外，還有他無論白日夜間，衣不解帶，目不合閉，殷殷勤勤地在這樣冰天雪地裏請醫士購買食物，到遠有三里的城中。先前人人都說「知己的朋友，貴如千金。」現在，我果然得着了。桃園結義的美名，也算不什麼？他這樣的反復的想着，直到他燒熟這鍋稀飯。桌上的小鐘，快到九點。他纔將稀飯，蒸饅，還有他炒得不生不熟的

大白菜，都一齊擺在他的眼前一張小矮桌上。他打算的開始用晚餐了。

他的箸子剛拏起，還未有鉗住一塊大白菜的時節，只聽得「咕嚕」「咕嚕」就像春夏天的雷鳴，接續不斷的樣子，而且越響越利害。等到他瞧出洞內的櫃門和坑上的小桌及小桌子上的盤碗，都生了翅膀要上下左右的飛舞的時節，他纔悟到這是「地震」。他從前經驗好幾次了。她想到這洞造的非常的堅固，不比平常的建造的瓦草房可比，經不得地震顫動的。

「哈噃！哈噃！喇喇……喇喇……喇喇……」一陣激烈的驚天動地的聲音，就像天也崩裂下來，地也塌陷進去似的。

願民在古洞內，已經震得腦筋昏迷起來，滾在地下。經過地震的聲音平靜後，他纔漸漸蘇醒了，屋內黑漆漆地，什麼都瞧不見。他暗暗地歡喜，這古洞到底有神靈保佑，不然，便陷塌下來，那我豈不是活埋在洞內

嗎？他爬起來向各處亂摸索，找着火柴和洋臘（嘶）的一聲他把洋臘點着。屋內一切的器具都移動了位置，橫三豎四的倒臥在地下。他走到外間，開了洞門，洞門是向裏開的。使他起了從沒有的大驚奇，門外的小仄河沒有了，搬過一塊極大的巖石緊塞着門，四外連一點縫也沒有，他駭急到萬分，用手極力去推，牠除了觸得他的手腕作滲入髓骨那樣痛外，牠仍微風不動的在那裏踞強的隱蔽着。他想到這巖石永遠除去不了，想到他永遠跳不出這古洞外，他不久便要悶閉死在這古洞內，想到悶閉死的時節的種種痛苦。他心裏來了一陣急病，通身滲出一陣大汗，在洞內裏內間亂跑，好像似將他放在滾熱的油鍋內。他號吼着痛哭起來，那聲音非常的大，震得他的耳膜作極痛。他知道他已經深埋在地底下的景況了。

第二天早晨，他瞧見從好幾百丈深高洞的頂裂開了約有五寸寬的兩條

石縫，從上面透進光亮來，照在洞內曲折得像似亂繩子似的。他拿着洋臘在屋內照了一遍，在東間還堆有很多大白菜，水缸還有滿滿地一缸水。他估計這些東西至少還能吃四五十天。只是洋臘只有十幾支，得省點用。

他想到他的妻和他的朋友明洗，如果不會被房屋壓死，一定會來掘開這洞的，況且他還有許多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他在這裏住，又都知道他病在洞內，決不會看着他悶死在這古洞內。只要他能夠多延長幾個月生命，終有一天會出這個洞的。

他瞧瞧他所供奉的大理石的山神像也跌倒在地下，他抱起瞧了瞧，那神像還是像平日一樣的含着笑，決無絲毫憂屬和憂悶，彷彿告訴他什麼事都不要怕，不幾天就會有人來掘開這洞口營救他的。他仍舊放在原來地方。

，——在牆上石櫺內。他跪在地下叩了幾個響頭，他唯一的希望，求這山神保佑他有一天出了這個無口的洞。

(下)

他像似被人活埋在古墳內，一天一天地過下去，也不知是晝是夜，只知渴了飲水，餓了吃大白菜，困了睡覺。也不知過了多少天，只覺着那堆大白菜已經快吃完了，只有三棵了。缸內的水雖然他見天省着喝，一天只免強喝一兩口，但是，也已經到了缸底。非用洋鐵製的羹匙不能取上水來。惟有洋蠟還剩下多支，他不到用着拏東西的時節，他輕易永不起來拋來。

他知道他的生命很短促了，東西吃完了，就是他死的那一天。他計算自從他被壓閉在這古洞內總有一個多月，萬一妻和明洗不死，一定會來推

開的。一個多月，總不見他們來，那麼，他們也恐怕被房屋壓死了。岳母的住宅也是個古洞，說不上妻也被巖石塞着洞門，他的洞口和我的洞口外同樣有一道仄河，對面便是一座高山。縣公署的房子更破亂，這種大的震動，一定倒塌的，明洗不用說伏在辦公室の棹子上被壓死了。噯呀！這樣的大地震，說不定山崙爲河，河海爲陵了。也說不定紅水縣全縣的人們，都葬埋在大地震內，和我同樣而已經處在死地還未死的人們不知有多少？

他又痛哭起來了，他近來也頗恨怨起他所供奉的大理石神像，爲什麼日夜祈禱他，他總是不設法救他出來呢？他這種死法，難道就是前生鑄定的嗎？不然他犯罪孽，就應當遭這種活埋的慘刑麼？那神像仰着笑靨，彷彿向他點了點頭。他身上毛骨聳然，覺得有許多的死鬼，披頭散髮，向他呼號着；還有幾個裸體的婦人向他身上猛撲起來。他懊悔當日在縣公署內

所攫取的欺孤滅寡的金錢和典妻賣子的金錢，他認定他所受的這種活埋罪是作惡的報應。他痛哭着頭就像搗蒜般的在他那所供奉的大理石神像面前亂扣起來。

「膨膨」，「膨膨」，的聲音從山頂上兩條石縫裏傳進來，恰似許多的人用鐵器在外邊掘着。他心裏又驟來了些無上的希望，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了希望了。但，他越法難過起來，這究竟是誰來掘的呢？如果，是我的親戚朋友們來掘的，那妻和阴洗一定是死了。就打算把我從這種似墳墓的古洞中掘出來，沒有醜美可愛的妻，和忠實多才的朋友，我活着有什麼意思呢？他又暗暗地滴下淚珠來，但他又想想何所見就不是妻和阴洗來掘呢？別人又何能這樣操心掛念待我呢？他又慰快起來，慰快得在洞內亂跳亂舞，彷彿是個要開索的猴子。他想起那塞着洞門那塊巖石一掣動，透進那

外間和露的太陽光來，那太陽光是怎樣的可親可愛呢！妻見了我後，一定先笑後哭，並且要抱頭大哭。我這次是重生，底確比重生都寶貴。明洗見了我，也要痛哭的。總之在剛掘開洞我和外間的人瞧見後，是一個極快樂而又極悲哀的一煞那。這次出去後，一定將這些存儲在地下的銀兩搬出來，搬到北京去住，何必在這荒涼的甘肅終日担着地震的危險呢？

「喇喇！」「喇喇！」接連不斷的響起來，那站在洞口外作屏障的巖石震裂了三四道大縫，接着那縫裏都伸進了鐵器，一煞那間，那塊極大的巖石都被些鐵器拉抓下去。一陣激烈的太陽光撞進來了。他好像被一盆沸湯潑在身上，使他馬上昏倒在地下。

大約有十分鐘後，兩個工人把他扶起來，他也清醒了，瞧了瞧洞口已經完全開了。他一月來緊閉的心弦現在也開了，他馬上就想爬出洞去，但

是兩腿不受支配，爬起來而又倒了三四次。終於他被一人扶着慢慢地出了洞口，坐在一塊巖石上。

外面的景况，都變換得特別利害，先前的小灰河沒有了，只是積了很深的一個小潭在上流。他的洞口是對面的大山崩下來的極大的三四塊巖石塞着洞口。被工人從正中掘開一條小道把塞着門外的兩塊巖石打碎了。

一個工人告訴他，從地震後第五天便奉了老爺和太太的命，僱了四五十工人終日來掘，現在兩個多月了，纔掘開了這洞口。老爺和太太都說裏面還有已經壓死的一個人。

「你的老爺是誰？是不是明沈？」

「是的！是的！」

「太太是誰？」他的聲音有點顫慄。

「太太？我不知道姓什麼？，他們是剛結婚的。他們說是在這洞裏住過，裏面有許多的財物，所以纔僱我們來掘。他正和那個工人談話的時節，只聽見有一個女人和一個男子的聲音一齊說：

「掘開了沒有？」

「掘開了。裡面還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臉上白的沒有顏色，就像冬天的白雪，頭髮和鬚鬚都生長得披散着像鬼一般。剛出來的時節，氣息也微微地，叫一個工人扶着他在山上呢。」他聽着那女的聲音恰似他的妻。那男子的聲音又好像明洗。他想到時纔工人說他們結了婚？他心裏陡然一陣酸痛，忙跑向前去。

在一塊巖石上的一位女子和一位男子，正是他在洞內白晝盼望來掘開

洞門營救他的妻和他的契友明洗。他們都穿着極艷麗的衣服在那裏並肩而坐，正是新婚後的夫婦狀況。

他止不住心中的熱潮的湧激，跑上前擁抱着他的妻痛哭起來。妻的臉上顏色嚇愕得就像他初出洞口那樣白，顫悚着聲音：

「你……你……沒有死嗎？」她也痛哭起來。

「我……我……只當你死了，沒有人可靠，便……便……嫁了你的……契友明洗。……我實在對不起你呵！」他放下擁抱着明洗的手，回頭瞧了明洗，伊低着頭，臉上羞紅得就像古銅色。他擁抱着明洗哭着說：

「你……也大概當着我死了？」

「是的，哥哥！我亦當你死了，丟下嫂嫂沒有靠，我把她娶過來。我

只是爲嫂嫂，並沒有別的心，現在，你既沒有死了，你還是和嫂嫂合房吧。我願遠走高飛，離開這地方……」伊俯在他身痛哭着。

願民低下頭幻想了一回，使他瞭解了人生的真意義，瞭解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是虛偽的，空洞地。什麼夫婦？什麼朋友？什麼恩愛？什麼俠義？無非彼此互相利用，互相欺騙而已。

他陡然丟下他們兩個，依舊跑進洞內，抱着那大理石彫刻的山神像，還擎出一把小鑰匙，跑到他們倆眼前哭着說：

「你們這次來掘這古洞門，我曉得你們並不是安心來救我，爲的是我聚藏的兩千兩銀子，謝謝你們無意之中救了我。我沒有別的贈你們，這兩千兩銀子送你們作結婚費用吧。他說完了冷笑了兩聲，把一把小鑰匙摔在他的妻身上說：

「就在坑底下，三尺土內，小石箱內。」

他說完後抱着那大理石彫刻的山神像，蹣跚地狂笑着向山上爬着。

一九三〇，九，十五，

寫於太原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錄號 07281 分類號 857.73
Acc. No. Class No. 31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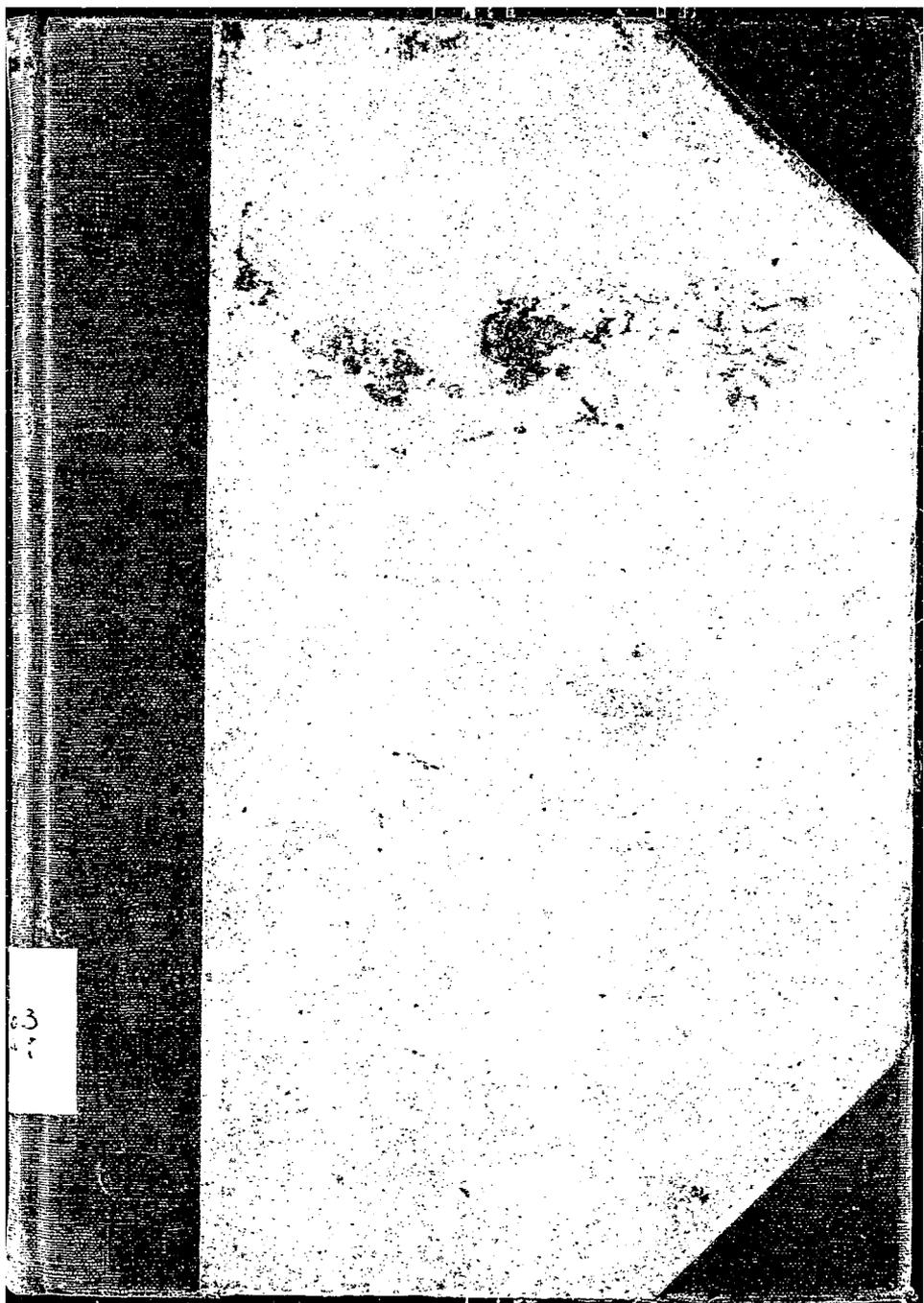
1931 1 1 付印

1931 2 1 初版

1—2000册



定價 每册 肆角



03
47